LIBRARY
MAY 3 1972
UNIVERSITY OF TORONTO

PL
2698
F32H7
1863
v.13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二十

明盱江張絡謙道益纂定　越州盧　演輯訂

十世孫　忠奕　十一世孫　振節　編

淮南後學俞化鵬青嶽重纂　桐鄉姚弘源　同里葉大魁　仝較

十二世孫　潛　十三世孫　聲　沛浩潤重編

祭文　誄　哀辭

祭太史公八首

丁巳之春公歸金華六月載途公歸於家公曰美哉予來孔時斯文有傳非予誰宜我觀海內亦有作者非言之難知道者寡古人為學惟道是明緊我望子

豈以文名拜公之言服公之德從公三年忘寢與食
公曰卓哉才器之奇加以歲年吾且畏之孰俾師友
傳之子孫意欲甥我以承其門歸告祖母祖母不可
吾老娶婦欲其事我道路阻遠其歸無期且貴非偶
汝固以辭此言未聞公家遘難聞之號泣夜不能旦
百口徙蜀與戎羌鄰重走金華謀公弟昆欲往省公
中以故止祖母速歸得娶閭里逮之三載黽勉以從
死生莫知以此負公公之為教必本禮義違親絕俗
固非公意公今薨矣我存何如所肯忘公有如江河
公之道德未白於世公之文章幾與公逝思公體貌

尚寓于夔哀公子孫桑梓是懐闡之雪之俾大以光
導之扶之使之大行告於天王返葬以禮脫其羈縻
使復閭里或周其饑或開其昏凡力可爲不忘公恩
第愚不肖弗敏爲學天容地負懐公與博忠義大節
道德大原庶幾努力法古聖賢公之望我益將在此
天未可期心則已矢公神在天亦我之思我辭告公
寧不我知
嗚呼九鼎大呂不足炊糜陳於郊廟可鎮華夷麒麟
騶虞不能服駕出於山藪可瑞天下盛德之士邦家
所毗潛功隱澤不見施爲方其在時衆或未識厭世

而去智者痛惜嗟吾先生全德邁倫盡性蹈道卓然
天民文傳海內世謂止此遺其粱肉貴其糠粃先生
所存我何敢知使享眉壽人必賴之今也既亡民實
無祿寥寥聖道疇引疇續昔始懸車學者滿門意謂
小子可屬斯文歲月幾何忽十三年鈍拙無成實愧
於天薄宦山南地隣西蜀遺孤萬里傷我心目身拘
職業詎曰能來獲奠一觴豈非天哉道之廢興允匪
人為曷以為報不負所期
士不知道以勢為榮天貴不存寵辱易驚卓哉先生
洞鑒千古駕雲乘風與造物伍聖主庸之掌制玉堂

匪公之華邦家之光羣言讒之置於巴蜀匪公之尤
民之無祿正襟談笑與相伸眉浩然無愧處險若夷
貴賤　廣貢廣咸新能與消忠信之積惟公忠信
海內　謗與身亡德爲世師顧余小子寡聞不肖
茲龕有知實公之教紫官山南今且八年公墓在婺
欲往莫前友生南歸舟過墓下遺致一奠省覯松檟
大江滔滔惟海是宗我心所懷曷有其窮嗚呼哀哉
尚饗
嗚呼我年十五始誦公文厥後五年登公之門公實
示人遊戲世俗秕糠死生談笑榮辱利祿刑禍不入

於懷獨憂斯道未見英才闖人一能欣喜動色晚遇小子自賀有得致政蘿山館置於家細析窮微大包幽遐庸言極論莫匪正學冀孟宗韓沿洙遵洛簞瓢陋室若飫萬鍾謝物刑家惟孝惟忠天作奇殃去鄉往蜀萬里西行怡然瞑目當始戒途告我以書勉以道學爲君子儒慟哭山中忽復十年思公之心上通乎天一官蜀口蓋亦天意承乏較文私情幸遂公墓於斐拜謁靡遑孀孤滿目與我儀傷收恤教養後死之責祿薄力微有願未獲公之屬望夫豈爲身將繼斯道以開後人雖愚無能志尚未已報公之德庶哉

此大江流東卒與海通公神在天昬日其逢
公之量可以包天下而天下不能容公之一身公之
識可以鑑一世而舉世不能知公之爲人道可以陶
冶造化而不獲終於正寢德可以涵濡萬類而不獲
蓋其後昆其所有者皆衆人之所難勉而未嘗自以
爲足其所遇者皆衆人之所難處則快然委命而不
置乎戚欣此公之所以跨越前古拔彙超倫控宇宙
而獨立後天地而長存者乎世烏足以知之徒傳誦
其雄文執其詞者惑其意得其似者失其眞彼好慕
者且若此又何恠乎臧倉與叔孫宜夫公之厭斯世

而不居甘遠迹於峨岷蓋將弔重華於九疑唁屈子於江濱而不恐汙乎流俗之埃塵也然則公固以死生榮辱爲夢幻得失毀譽爲浮雲六合之內孰非其第宅縉紳之士皆若其曾玄尙何窮達之足云乎吾獨悲嘆而不止者上以憂乎斯道下以憫乎斯民愧受恩而未報懼來者之無聞嗚呼哀哉公其舍此而安之豈其與形俱逝與物同泯乎吾猶彷彿見公騎風馭氣鞭日月而叱星辰遨遊乎崑崙之野出入乎無窮之門是蓋處乎世者止七十有三年而不死者不知其幾千萬春其遇乎人者雖若寡危而可痛而

繫乎天者不可數計而具陳而吾猶噭噭哭于山巓與氷濱是皆公之所笑而奚能酬教育之厚恩嗚呼哀哉列泰華以爲殽注滄海以爲尊吾知公之不我顧而庶幾可以報公者習其所聞以求不負乎明訓行其所得以冀有益於黎元酹皇天與后土尚同鑒乎斯言

嗚呼務遇合者或貴顯以終身而爲天下之所惡負大名者多困阨於一時而爲後世之所慕蓋利與善不可得而兼而公論必久而後定故也考乎公之平生道德冠縉紳而位與衆人同列文章燿夷夏而家

無百金之富卒之速詭遇斥奔走顛沛而死於道路孰不尤聲譽之不祥而取造物之恠怒哉然身既沒而人主之知愈深家既破而子孫之守益固是以親王之賢覽遺文而歎息懷舊學而眷顧詢形容於圖像想儀矩於趨步已賜賚乎孤嫠復閔悼其墳墓爲王謀者惜公厭世之太早爲公悲者恨王至蜀之遲暮也夫盛衰禍福之理聖賢有所不能違惟其既死而猶存愈遠而見思茲君子所以異乎衆人不啻若麒麟之於狐兎也某學道無聞受業有素仰德容之如在嗟歲華之易度兩瞻岷峨濫跡鴛鷺愛緣丈人

之烏銜等千金之鄧惟嘉鍛與清酹皆賜物而匪沽
上以昭乎厚恩下以寓乎衷素
鳳飛舂霄百鳥朝之或集於枯鶴雀嘲之蛟龍天遊
雷雨九土一或泥蟠蛙蚓獻侮古之賢豪身居廟堂
耄倪稽首望其餘光一朝失勢遭詭遇斥羣兒樂禍
謗毀山積惟太史公間世之英國之耆龜人之典刑
洪武初載光膺天寵名聞夷夏內外風動衣冠如雲
趨拜於門有得一言寶若璵璠不幸西遷瞑目江濆
麟踣而亡羣犬交吠物之見恠以異於常衆人不知
吾道乃光賴茲賢王誠明濬哲輿懷先正追悼黃髮

意欲起公論過規失每觀遺文軫郵煢獨惟君知臣惟賢知德王言既出讒妬自息公之名績終古不磨嵬嶸紛紛如日月何小子無能蚤承教育不鄙其愚千載是託歲月滔邁忽二十年志大無成懼辱公門俗論之悲夫豈待辨九原聞之當笑其褊青城矗天羣仙所都公神不亡其在茲乎

祭太史公遷葬文

嗚呼盛衰得喪之際孰非天哉榮辱出於一時者雖一有幸與不幸而是非之公原於天道者終不可以勢屈而利回當變故之初與先生恬然委順於長江之

汶龍城之隈雖樵童與牧婦亦爲捲涕而徘徊意謂平生之德業將與祿位而俱顯孰知雲收雨霽星斗之光有若洪瀾怒濤擊撞鼓盪而不能損砥柱之崔嵬今則文辭大行於天下而聖主爲之追念子孫篤守其遺緒而賢王爲之與哀賜之粟帛而遺孤有賴慕其風采而尚疑其遊戲於瀛洲與蓬萊仰於旣屆之餘也尚若此而況千載之後公論旣定其卓絕光著又何如哉然則先生於天可以無憾而吾徒小子所以惓惓如有失者恐上無以衛翼於斯道而下無以啟廸於將來茲者自蜀告歸爲位一奠吾之不見

先生也久矣庶幾翩然下臨掀然微笑猶彷彿想像乎盛德與雄才嗚呼哀哉上享

祭胡仲申先生

上下百載四方萬里心所敬者數人而已惟數人中少達多窮或困其始或艱其終謂天使然天實何故賢者奚爲爲天所惡謂爲偶爾智力可圖孰云君子不及鄙夫人之所重天之所輕其所至靳宜與禍并汲水於隣終世不怒試攘珠玉挺劍相顧造化之機變怪詭奇恒以予物使物莫窺儒者多言抉發幽秘陵轢鬼神譏切天地人之至情忌人擿摩剔造化者

寧不譴呵是以賢哲多困不逢百無所能乃宜公卿富貴一時電滅漚起有以自立百世不死較其所獲多寡可量肯舍八珍而取糟糠嗟若先生其又何悲不競斯須千載是貽命不榮身祿不逮嗣人以爲報道不在此其中所蓄月朗日溫著爲文章追配古人風雲之變江海之深玄酒大羹粹璧精金惟所欲言無不如意聲名赫奕昭灼當世曠視宇宙奚古奚今有盡者身無窮者心凡人所難深探獨得余復何嗟爲天下惜斯道不振文弊質凋瓌目顧之一何寥寥茲已可憾聞者嘆咨況在不肖嘗辱見知違濶幾何

墓草已宿音容儀度宛在耳目後先相禪若晝夜然敢謂寡陋不圖其傳已死而生愈遠愈燿敘奠矢辭知已是報

重告胡先生墓

宋元之隆天下大同薦紳碩儒皆人中龍我生後矣見之無從所不恨者以識二公二公之德各致其崇先生以介太史以容容如江海百川所宗介如山嶽峙拔乎隱如聚於儀如蓉於冬人被其和[illegible]徃者太史致政而東先生來見睟然兩翁東人聚觀曰我父兄西人嘆言邦家未空顧登壽考願履顯融

内鎮國家外服狄戎用爲禎祥以誇無窮二云胡皇天降此蔦凶太史入蜀先生亦終百年而成一日而矣嗟今之人死生無日道微教析孰闔孰一風俗變壞孰救其疾其頹孰扶其潰孰窒有邪有詖孰正孰黜有慕乎善孰爲引掖太史之行我已失色先生之神天充地塞何能泯滅爲坏土抑舒而爲風鬱而爲魄蒸爲雨露盪爲霹靂誰爲冥冥而不赫赫有昊乎理尊榮安逸人或不詠先生是極蹈道行義屈伏困阨先生上訴福佑是錫不合於人天之所德不遇一時後世取則長山蒼蒼鎮此南國嗚呼先生與之無極

祭戴先生

斯道與宋俱遷南東文獻卓然婺爲之宗各尊所聞以紹大統風行日舒山立海湧有元之衰耆老淪亡惟四先生揚其末光懿文太史事明天子長山華川内外鼎峙惟九靈公遠跡自藏嬉遊物表不燿其章辟諸寶器致用先毀顧瞻四傑喪其三矣幸公尚存爲學者師孰是寡佑一老不遺自昔聖賢莫不有死死有所傳禍福同軌公之表著自不可磨視彼區區何足少多前有千祀後有萬世百年之間蓋不必計人圖大化如氷在川成壞斯須安可控摶有盡之形

歸諸造物其無盡者終古不沒得失之理公已無疑我獨何悲傷道之微星辰在上河嶽在下孰扶其衰尚侯來者

祭王文節公

嗚呼天之於人無久不報之善人之於世無終不定之天當事變之紛綸禍福險夷倒施而錯出若不可以數推而理度及夫徐觀其後而究其所止殃慶之應未嘗不曲當其實而無毫髮之偏辟之飄風暴雨挾雷電而驟至遇之者駭愕眩惑以爲無復見乎白日矣瞬息之間軒豁開朗大而山嶽江河細而鷄雀

虫魚莫不各復其常而觀光采之爛然嗟乎先生負剛健之氣蘊該博之學抱作者之宏才而遭太祖之用賢圖宜得位行道以復先王久隆之典致四海於平治拯萬世之顛連何期讒夫奸竪謀孽間搆卒俾蒼黃奔走於西南萬里之滇僰百不一試而身竟死於犬羊戎虜之腥羶當斯之時非惟親戚鄉黨痛其不幸凡聞先生之名而知其事者靡不疑天道之叵信爲之悼屈而嘆究及今皇之繼統施大惠於八埏凡英偉奇傑之士無不招致於庭位而恨弗能起先生於九原於是先生之子方以才受薦擢官太學而

先生平生大節因得陳於殿陛而達於旒扆之前於以有學士之贈於以有文節之謚褒崇閔悼極其華顯自有國之初文臣之歿者不知其幾而咸莫能比肖豈不以抑之久也發必盛屈之甚者伸必長而天道之徵於人者雖有遲速疾久之異而隨其所積以爲報則如符節之合而罔惑吾繇是知天之可恃善之可必人患不力於爲善而不患爲善之無傳嗟乎先生之生也崇位重祿之榮高車駟馬之飾雖不及當時之權貴然身沒之後彼皆澌盡腐滅而無遺而節行之傳昭乎若星斗之揭浩乎若江河之流姓名

之著又儼若超世而登仙乃知讒佞之排先生也乃所以成先生之美戎虜之賊先生也適以表其志節之全彼恣睢於一時此光曜乎萬年而先生又何憾焉某等或從遊於夙昔或尚友於簡編情不能自已而託諸一奠奠不能哀而復告以茲言

祭鄭仲舒太常

嗚呼世之仕者恒以困州縣沉下僚爲憾而公之所歷講殿禁林學省頌臺衆人望之若高舉而登僊仕而通顯莫不虞危機之及以善退爲難而公當廢興之運優游解組取樂林泉昆弟賓客雍容談笑者十

有七年老者每患乎無所養死者每患乎無所傳而公之家田祿室廬之美詩書禮樂之富足以娛意而便體公之身道德行業之懿文章字畫之工足以垂世而稱賢於衆人之所憾者無一有於人情之所願者無不全年踰七十考終於寢是蓋古人之所或見而今世之所未聞者也聞公之喪宜可無恨矣胡爲乎而使予失聲而頓足灑淚而呼天乎蓋斯民之生不能以自立必有君子以爲之望斯道之微不能以無弊苟非賢者則莫振其衰而扶其顚自宋之士大統中絶顧瞻金華有光蟬聯吾儕小子不幸而弗獲

見其盛時矣所得見者五六人焉曰宋曰胡曰范曰葉此數公者皆百世之士而公出乎其間與之頡頏徃復上下辨論若星斗之並明金石之相宣豈非當今之美觀哉徃歳不淑而葉公卒胡公逝既而宋公竄于蜀范公奄去而不可援亦已甚矣不可言矣夫豈知公亦遽厭人世而歸於九泉乎嗚呼自今以徃蚩蚩之衆何所效而爲善芒芒之緒誰爲之繼而傳延乎然則貴而歸考而沒於公之生雖可願而四君子爭先而歸逝其於天下寧非甚可哀憐乎況孝孺之於諸公或親接其教或早受其知或陪几杖以

川旋而釣游於麟溪之嶄眺望於芝山之顚促膝飛觴會一時之英傑攄毫作賦揚千古之遺篇公之處我爲最久而待我尤拳拳也乎別而歸公執我手我視公顏以爲公精神雅健當享百年之壽而余之求師取友考萬古之得失舍公門無所息肩違公之日淺而見公之歲尚綿綿也夫孰知至今六年而不一會余既憂苦百罹而公翩然決去恐不少須見我以盤桓乎嗚呼當今之人知我者豈無有才者蓋鮮宜生而死宜福而禍奪功名於少壯抱空志而煩寃者相環也予獨哀公而不止得非以愛敬而偏乎蓋古

道曰散而天下無全人浮淺以爲通而輕銳以爲儇也很戾以爲能而刻深以圖一巳之安也求如公之靜重而有守和平而有量居之如山發之如淵犯弗忤而怒不遷者豈非鸞鳳之於鴟鳶乎德可儀一世而與衆人同盡何以庇我黎民子孫乎是則吾之哀公者非特爲游從之好談諧之樂盍一以閔吾之道而傷其將墜一以誄公之德以告公之曾玄公其以爲然乎

祭吳樗庵先生

余生孤艱蚤失先人何所恃賴以淑吾身惟茲先友

時之彥不予棄遺納我於善十餘年間逝者如雲四顧興嗟幸公尚存誰實無良忍速公死堂堂民望於今盡矣惟公之生玉質金聲儼如列仙溫粹而清據席談笑羣言咸廢尤善爲詩尚友百世酒酣意適奮筆吟哦睥睨曹劉謂不足多玄思妙語神備鬼設獨得於心大呼擊節洞視天下嘆莫已知人之不知豈特其詩仕非其志未老而退彼敢欺天謂公附勢曷不與辨以死自明義弗受辱視死反輕人之有終理所必至孰能久生閱世自肆古昔所傳惟儇能然超乎物表不履憂患公昔慕願與儇爲儔死而有知

必從之遊人之有生憂讒畏毀公之至樂適自今始
羣愚競利一老不容使果有僊孰不喜公為公之計
死未為失況享老年踰六望七昔我先人五十而終
以公觀之所得已豐吾心之哀匪私所愛哀彼流俗
淪胥以敗此獨為善衆視若仇彼為不善覆謂良謀
善不勝惡人事之變是非榮辱身後乃見公雖云死
不死者長寧若小人溘焉而亡念昔造門公迎以笑
豈知今也哭公以弔已矣我公人邪天邪悠悠此哀
為誰言邪嗚呼哀哉尚享

祭葉夷仲主事

嗚呼天禍斯道一至於斯奇才偉士溘死無遺我自
結髮出遊天下所交所事皆名世者曾未十年零落
西東哀計日聞寰海爲空嗟嗟夫子博辨俊傑妙齡
挺秀揚聲楚越束書上馬翺翔燕京袖出文章諸公
駭驚國不可爲智者所畏退處兵間初弄其志天戈
南麾滇波不揚手持龍節萬里海邦蠻王烏侯祗命
震慄南金大貝稽首來奉帝嘉勞績俾佐一州入宰
畿縣奏課最優遠郡不治陟判其政引嫌告歸寓跡
騰詠當宁典數在廷乏才近臣交薦邦憲是陪刀筆
章程衆趨刻覈奮蹙坐曹謂匪吾職羣士大比兩司

文衡宸眷方隆縉紳所榮云何不淑遽厭人世年齒
豈多五十而逝昔我先公與公最驩我爲童穉輒觀
公文謂公名人非我敢見乃辱愛知不我愚賤譽我
勉我待以友朋再薦而起實忝同徵舟行千里連床
接膝飛觴賦詩樂意横溢公留我歸有喜有悲我以
家禍重之京師公篤道義不避嫌謗小人所怯公氣
益壯契濶還里于今四年嘗歸覲父一見即旋示我
以文論當世士來者莫知存者無幾意公未老士譽
所宗璧雍玉堂賛德紀功孰知此别終天莫覩恐不
少留俾發蒙瞽人邪天邪誰識其因人理多舛天豈

亦然凡天之生莫不有盡惟有足傳雖亡不泯才之
難兼古昔所疑或工於文拙於猷爲或訥於言或昧
於守人之所病公實備有使得高位以大其行何適
不宜止以文鳴公文之尤自可傳世一時冥冥終古
喇喇彼庸狹者快意目前較其所得纖若鴟鳶事久
晦明公可無憾我悲吾道爲天所厭既窮吾身又奪
其儔顧瞻四方誰與從遊始聞公喪我病方甚不能
趨哭淚滴余枕歲且周矣哀不彌志纍纍諸孤若在
我旁貧不能振仰愧平昔文以告哀情何有極嗚呼
哀哉尚享

祭郭士淵

寧海爲縣上下千年才士寔多實難爲賢至於近世諸老盡歿天啟其端俊傑乃出嗟嗟吾子蚤有譽聞在庠序間已驚其羣昔被薦書翺翔太學抗疏殿庭觀者膽落欲收其功先挫其鋒歛而不施其聲愈揚在歲巳未余從太史至於京師閱天下士孰不奮筆自擬韓歐我程其文莫如子優辭釆粲然辨峭暢達波濤之壯鷹隼之決太史好士無所不容獨奇子才稱之羣公坐受子拜以示親愛銘子先墓使永不墜嘗爲我言當世多才斯文可傳莫盛於台予鮮朋友

亦喜得子坐談千古大笑起舞意氣之盛自謂無儔
仰首觀天曠視九州子繼居憂予亦還里往來問難
情義益美遊並予轂息聯予床凡予所聞無或閟藏
予之金華子將赴闕自期即歸當與子別予留子去
不相聞知思子無悲謂見有期孰云吾子而竟止此
不與子面乃聞子死子方未死我在郡城人或訛言
子不之聽或言吾子近頗嗜飲予曰不然子慎而審
孰是不慎以殞厥身孰是不思殲此良人嗟嗟吾子
子果死耶胡不予留俾文邦家況子之才可以用世
非若文人僅名一藝吾意望子卓爾大成立言行道

三ろ九の

烜赫聲名天胡不然置予于毒困于讒構身死名辱衆人無知謗謂予狂紛紛矇瞽烏識否臧微生好直匡章不孝苟微孔孟是非曷較予之言行予實知之一時毀譽何足喜悲賢哲不幸古亦多有身後名彰終著不朽顧瞻文獻耿耿余懷爲斯道慟非予之私

祭許士修

嗚呼士之自立各有所成考德要終乃可定名予之持身絜廉粹美珠完玉瑩不見纖滓去聖千載視之若存上探其心潛奥討論細入絲毫大絡宇宙豁然洞視弦發矢透溲其珍奇以謳以嬉濯人肺腸俾蜺

汚卑凡陋所能無不可喜自視若虛益進不止我自
識子至今七年每見輒驚常異於前愛子敬子謂子
可望爲哲爲賢以淑吾黨命不可信道不可期不俟
大成而中奪之業雖未究志則已白人實不幸非子
之怍我圖其行惟世之英何以名子賢者之淸使子
有位大行所學辟如江漢蕩滌汚濁不發其光卒斂
而藏天果何爲安可揣量豈謂斯世爲可厭斁淸都
玉房招子遊息抑謂世故勞神憊形俾子來歸翺翔
帝庭垂紳簪筆侍帝左右吾見子壽孰謂子夭彼昏
無知畏死樂生疲瘁其身與憂患并天實佚子非子

之禍曷知其然子昔告我子之將逝有卓其言幽明之故鬼神之原從容談笑不變顏色吾復何尤子道已得所足恨者同志日微有善孰進疇格予非吾寔無能予望我厚謂將附子以托不朽子今死矣予復何爲天苟相予不負子知子喪在堂予處堊室情不可制禮不敢出惟昔曾子嘗吊子張敢取斯義奠子一觴子不嗜飲觴豈予舉侑以斯言永訣終古嗚呼哀哉尚享

祭宋仲珩

嗚呼死生一塗禍福一門欲知得失觀其所存違道

而生與死何異孰爲不亡死而無愧惟子仲珩俯仰
不慙求之當今曾不二三況涓文章才藝之美能仰
子名蠻夷婦女子壽雖短所傳甚長儼乎若存不見
其亡世豈無人尊榮壽考死無足稱猶賤而夭鄙夫
無知右彼左此可謂麒麟不若狐鼠古之論人志行
是觀吾於所遇匪人繇天天之使然聖賢莫易豈其
不能時有順逆仲繇臨死宰予族夷哀衣大圭爲百
世師田恒孔悝盜國欺世一時卿相千古狗彘子之
獲譴或構以罪子則已矣彼亦何在乃知小人徒爾
紛紛毒機既發反中厥身戕善疾能百鬼所殛灼刺

鞭箠俾爲虺蜮子之端直當爲明神駕風乘雲麾斥無垠浩然自得何所不可下視斯世汨沒膏火子當哀之吾敢子悲交友淪喪將誰與依自聞子亡心疑未決不見來歸乃抱子骨仰天驚號胸脅欲裂乖仁負義羞愧天日子家太史視我如子難不能救貶不能侍天實知之我爲何人尚有可勉以贖前愆撫孤教子使不失所傳道立名耀于終古我雖不肖誓不敢忘施重山嶽報微毫芒感否在天匪謂必能苟有所立斯言可徵子太夫人墓于雞山吾欲祔之俟太史還從兄不可歸骨金華倘寧其居子故所家親友

祖奠告以吾言匪特子知天實與聞

祭王博士

嗚呼人之有生何足恃邪如少壯之美好忽衰病之侵加曾未幾時而俯仰瞬息之間形骸已隨乎物化棺槨倏掩乎泥沙又俄而過焉但見寒烟夕照宰木喧噪乎殘鴉蓋生世之不足控持類如此雖聖賢豪傑其德業勛名可以參天而二地知術政事可以宰制乎衆庶而安定乎邦家及其終也未始能違乎斯理而吾徒於仲縉又何爲屢嘆而深嗟嗟嗟仲縉子之去我而死一何速邪憶初見子於烏傷山中玅年

白晳宛如處子操筆吐辭浩然源泉之初發燁若桃李之方葩當時碩儒巨公莫不稱美愛惜謂翰林君之有子而嘆其持節萬里未返乎荒遐後十餘年名聞四達賢王遣使聘致于藩國因得覩岷峨之奇峭凌江漢之洶湧求先君奉使之所哀痳哭踊招徠魂爽於滇池之涯是時年踰三十毅然有志於古道而入覲王門出教郡學雄文美譽旁流溢乎邛巴及今又將十年矣新天子即位召爲博士遂入辭垣編摩公朝之實録文日以肆學日以盛而士之敬慕推許者亦日以多自意當聖德顯融之時太平之期可望

而至庶幾與子嬉遊於翰墨之林蘅涵乎禮義之域蒼顏黃髮同歸里閈以婆娑何期一疾僅隔數日重入子室男哭祖而女號髽嗚呼履仁有必壽之徵積善有茀祿之報以子之先人死於忠國而子有令德足以承其遺澤遽奪以死兩者不得享一焉其理則謂之那豈蒼蒼者不能司禍福之柄而天道或過差乎將英才異人天之所靳天既生之復欲收之左右以爲光華乎抑所稟者有定分人之不能兼備猶天與之角翅者去其齒牙乎以子之淑明溫厚而壽止踰四十位止登八品何至若是乖也雖然五尺觀於世

得於天者多則遇於人者必薄厚取於世俗之所貴者其去道也必賒子之所有者辟之球琳琬琰周鼎商彝大貝輿丹砂世人欲竊取其錙銖而不可得而子并包並蓄揮揚鼓弄接駟而連車所取者不已過乎食而所得者不亦奢乎如是而又望位高而祿修天之於人其孰能皆然則其可以不尤乎天而自釋況有男可嗣其學而復有孫矣食也稼穡而秔稻衣也樹藝而絲麻數世享之而有餘以子爲富且貴乎孰以爲夸吾所憾者欲蹈道而無補將聞過而莫予示四海之內章逢之流豈乏其人疇能如子助我以

中正而指吾之疵實過子之門腹腸糾痛而不能已奉一觴而長慟知吾心之謂何

祭鄒博士

士生於世或榮其身而名則辱或顯於始而困於終不惟繇乎學行之臧否亦係乎遭遇之窮通惟先生之早歲旣對策大庭而慕乎論政之賈誼及年七十有六復蒙聖明被薦而起儼若議禮之申公拜爲博士而俾同修金匱石室之書聖主之待老成可謂厚矣何一疾踰半載而竟不起縉紳之士欲挽留而無從昔與先生同試南宮之多士或淪喪於兵革或搆

罹於凶求其壯而仕仕而壽壽而顯融文詞傳於海內姓名者於辟雍有祿以考其終有子以承其祭者益惟先生一人而莫能與同況乎天子憫念耆臣賜棺以華其斂賜冊而致於家此皆士君子之奇遇而先生已得之矣復何有所傷惘然俊傑之生成才也難而才之可以名世者尤鮮數十年之所稱慕一旦而失之其何能無介然於心胸筆硯之相親笑談之相接今則無所望矣聊叙哀而酹酒一以慰先生於溟漠一以寫吾心之沖沖

祭趙希賢

天道至神爲萬化原凡得喪與禍福孰能揣較乎其間故堯舜之聖而不能必賢於胤子湯武之德而夏臺羑里亦不能[illegible]之厄於陳蔡而棄於齊梁短於臧倉而毀於叔孫夫一聖一賢豈其才智尚有所不足固亦安於天命之自然予之默識乎斯理也久矣今獨喟然有感於希顏嗟吾希顏文學之郡足以冠西蜀數十州之士譽聞之著非庸俗所能附麗而攀援上而達乎賢王之聽次亦屢見禮於名侯與大藩衆力推而競挽數稱疾而考槃晩爲予而一出不終歲而求還冀僑然而膺至豈竟見死乎空

山嘗熟聆乎緒論益深欲以智自脫乎險艱今則已
酬平昔之志願德雖不施於天下而幸身名之粗完
夫豈希顏之智足以取此兮抑亦天道之佑而偶逢
其安夫屈伸倚伏之機予不足以識之所能知者守
道以保身則易抵巇以徼福則難嗟吾希顏既有得
於此矣其於死生之際尚何遺憾乎人寰彼愉彼之
蚩蚩急營利而自殘始攘奪於毫毛卒顛隮於穽淵
以彼較得失於此兮賢否優劣曾何待於名言予獨
區區不能忘情於一奠者交游之素師友之義聊寓
哀於此文

祭董伯禮

嗚呼我傷時人以利務恩珍貴錙銖芥視天倫孰如吾子愛友弟昆同爨合藏矢死靡分衆皆蚩蚩適已忘物既充厭家他人遑恤孰如吾子克廣仁術惠於艱難捨取則弗人厚於躬薄於奉先貴爲公卿寢薦豆籩孰如吾子祠廟是虔歲時烝嘗其儀秩然鄙夫蓄財吝嗇自封三牲私室賓庖靡供孰如吾子待士敬恭冠蓋盈門曾無怠容彼民寡知謂學無益騁私角慧詆慢耆德吾子懲之聞善必式寶愛訓言如金如璧惟篤孝弟以弘惠仁虛心屈體于賢于賓觀于

其庭長幼振振嗟我鄉閭疇與爲儔予昔卧病杜門避咎子招我遊欣然爲起雲林有廬其下流水謂將與子黄髮燕喜宦學于秦不見七年每以書來慰我憂悁覩子壽考以遲我旋云胡不留永閟九泉荒荒我里士習日陋誰能易之力不能救松栢之萎荆棘之茂追爾之亡我心孔疚秀目長身玉雪其顔夢寢見之儼乎其存馳觴徃奠不接笑言序德告哀以慰子孫

祭外舅鄭公

嗚呼昔年蒙恩教授於梁詔歸故鄉携家以行浙水

漢川相去萬里妻弱子幼欲往誰倚公實慨然曰我
與俱我女我甥疇忍棄諸道路半年鬚髮爲白曁予
至官靡有安宅三歲奔走于蜀于秦挈挈西東以秋
以春公屢言歸志輒不遂女曰我父去我無遽甥曰
我翁慎母我棄公性孝友和惠而慈豈不顧家事與
願違南望涕泣三易寒暑念父憶弟寢食獨語謂余
今歲歸省舊廬豈知一旦遂公喪車不肖無能鄉閭
寡偶荷公知愛期望甚厚姻親之故義不忍離我實
負公俾死及之豈無子孫亦有宗族公獨於遠云誰
在目然公爲人知命達生怨天尤人夫豈其情何況

此邦文武僚吏莫不愛公助公葬祭棺美墓安送者如雲令終無憾云誰能臻心所最痛公未耄老方期事養樂公壽考少失先子欲孝靡能庶幾事公以展我誠此心已矣我復何怙茫茫九州孰踰此苦今當出葬再見無期天乎有靈寧知我悲

祭從兄希聲 代家兄作

嗚呼同祖兄弟三父八人我年最長其次惟汝聰慧祥順自少特殊識事有才逈出流輩謂宜福祿以大厥家天不可知乃使汝夭汝妻汝子皆先汝亡死而有知痛恨何極我之先君實汝伯父罷官謫役汝偶

化旁勞勩扶持不形言色今之子弟知汝者誰汝之操行莫此爲美先君云亡十有一年今祖汝喪重我哀苦送柩臨穴病不能行酹汝一觴永與汝訣嗚呼哀哉尚享

東陽葛府君誄 有序

東陽爲婺上邑葛氏又爲東陽貴族在宋理宗時太師端獻公洪以儒術参知政事而其弟諒獨不大顯後贈朝奉郎君子謂其有遺德焉越四世而處士實生諱砳字夢賢其氣端而和其道方而直其學以仁義忠信爲本處士生而不獲有一命之爵年六十又

五而終門人咸哀傷以爲天不可知或曰不然天與人恒相勝而不能相兼受於天過厚者其於人也必薄得於人太盛者無得於天者也兼而全之者數百歲不一遇焉孔子孟子皆受於天也多故奔走窮中國而卒不獲有公侯之位彼貴富榮極者惟無得於天故終身逸樂而無憂若伊尹周公德爲聖人位爲輔相有生民以來未之數見也夫人之於萬物鮮也人而得其清明淑粹者又鮮也天下無一日而無主而聖人更數十世無一焉爲公侯者比肩而賢者累百世無一焉爵祿滿行多如蝟毛而善人舉世無幾

焉豈非天之所重在此而不在彼耶今處士基上世之餘德而天畀以仁義忠信之全受天之爵則已厚矣奚謂天不可知乎使處士生而鍾邪戾之氣操詭隨之行秉凶暴之德雖都大位秪爲細人耳其生也孰懷之其死也孰哀之其重輕奚待較耶於是其門人咸曰宜誄宜謚某日處士受於天者信厚矣然有一憾焉使處士之善得施被其德沾其澤者豈其微哉而不少試以死此民之不幸亦處士之不幸也古之惇不幸者有誄節惠易名者有謚處士之守道弗貳不亦靖乎誠篤無僞不亦懿乎請以靖懿易名而

誄之可也其門人皆曰然乃誄以辭其辭曰葛氏蔓延江淮之間歷歲二千不大而緜穉川避世吏隱以賢厥胤孔碩吳寧是遷吳寧有葛積久而殷侃侃太師秉國之鈞不悍以剛不懦以仁非爽于儀允矣大臣爰有良士太師之季人奮以趨獨戢以避嗜道若飴畏利猶虺世蓄不施以篤厥裔於淑處士天賦之英師聖友賢佩準蹈繩內誠而方外柔而明趨善遺榮梁肉羣經羣經紛如辭與義鴻衆說交羅喧蛙聚螽導其指歸百川之東開塞以通實虛以充孰謂韋布綺綉之華孰謂藜糗鍾鼎奚加維義之安維道之

奢萬物匪富錙銖猶多鄉有士子覩之也則有善斯
程懷愆斯華人特有師天奪何亟壽匪弗崇爵則靡
錫嗚呼哀哉彼末之康文駟錦衣彼得之京位則孔
巍既掊以肥又蘇而尸獨阙其逢俾澤弗施天之降
哀有繁其彙或昏以囂或駿以戾戾雖纓棠德則弗
類疇若處士天爵之備聖有尼父位不公卿賢維子
輿困于縱横厚取於天人奚可損不得於人斯道乃
明嗟嗟處士處困而亨弗怍於衷弗愧於生諸生纍
纍如喪父兄不顯其躬而榮厥名我傷匪他傷此下
民水涸於淵苗槁於田能爲者人不能者天自昔已

然將誰之懲古有昭則易名以謚揆行伊靖考德孔懿薦茲嘉號以永弗墜我思徽猷是以陳誄

鄭府君哀辭

洪武丁巳秋九月十日浦陽義門八世之長鄭府君年七十有二卒於家卒之明日其鄉之耋老子弟相携而來哭如失父母而哀三日舉邑之縉紳士大夫皆來哭如哭親戚而哀十日之內凡數百里之中聞府君之名者皆走來弔其容戚戚然如哭朋友嗚呼相泣而不忍去則各來告於某曰哀之而哭不若哀之以辭為其可以久而傳也吾今之哭非不哀也聲

已絕而遂已矣雖欲求之不可得已故昔之人往往寓之於辭因其辭而著其哀雖相去千里相後千載以其辭共其哀宛然也子曷爲我圖之某曰雖然昔人之爲辭以哀死者

其人或有天下望被其澤不幸而蚤死有文章不能致通顯而遂貧困以死或死於逆旅之舍而父母不知或非其罪而橫罹夭折或宗祀之重繫其一身既死而無子孫以承之葬埋之不時祭享之無主其姓名泯沒而不傳是誠可哀也故從而爲辭以道情情悲

言後而意愈深使人讀之而不能成聲歌之而泣涕沾襟今府君

則不然雖未嘗澤被天下而孝友爲一家之政雖不
致通顯而彰大其家義聲聞乎四方家之
內外合　屏氣曲躬立兩序惟府君言是從禮焉
而禮具樂焉而樂具　而倚笑談其惟所欲而
陳乎前是不可謂之貧困也年登乎七十壽終乎正
寢子孫林立乎疏幕之下葬以時而祭有主家有範
而墓有銘夫若是可謂之至幸矣聞其事者且將羨
慕之不暇而何不幸之可哀乎客曰雖然以府君之
身言之罔無可憾也人之哀之者豈特哀其身哉哀
吾民之不幸也夫府君者邑之善士也吾邑而得善

士饑有所賙而寒有所恤難有所赴而學有所師其
有益於民大矣吾民之不幸而府君以卒豈得無哀
乎若止身其身則一人之私耳而豈吾之哀府君者
乎某於是無以詰之也因思今年之夏拜府君於墀
華軒下府君不以其稺賤肅而置之賓位所以遇某
者甚厚府君之卒嘗趨而哭哭而哀矣感府君之獨
禮我也而不知府君之遇夫人舉若是其厚而人之
哀府君者皆若是之深也嗚呼善人之有功於民也
如此哉於府君而不哀以辭將為誰而哀乎況某之
不文而敢惜乎府君諱渭字伯陽云云其辭曰人之生

死兮萬有不齊五福具享兮亦復何悲身雖無悲兮人則爾思人思何爲兮喪厥表儀以義名門兮十世于兹漸仁習禮兮肅穆而熙先生尸之兮以和勝威動一誠物兮不順不違大孰聯輯兮小孰携不畏以趨兮不慢以欺言惟忠信兮左矩右規家法孔儼兮鄉邦是推爾紛我解兮我闕爾譏父老有望兮子弟有師嗚呼人兮胡不順順善人之亡兮衆庶疇依將奔慟兮遐邇畢來曷爲而然兮懿德致之德可感人兮亘古如斯嗟今之人兮胡寧不爲

鄭生祈哀辭

台寧海有衣冠之族曰鄭氏顯於宋之季世功德被於民而名不大著於天下後百年有孫曰畇生而其質碩厚端秀氣銳而才良好强記多藝能年十四五壯偉如成人挽疆御悍超捷奇俊雖老將莫不咨賞之其父豪士善相人每出遊於外歸諦視其姿狀輒嘆曰舉莫如是兒矣縉紳先生過而見者亦異之咸謂必能振其宗使充其才氣將必卓然有所立而竟以疾夭死死時年甫十有七其生也非惟其親戚交友愛之凡見之者亦與親戚交友同其愛其死也非惟其父母昆弟哀之凡識之者無不哀其不幸而哭

之失聲世常疑天人之道好違而難合人之所愛者天必難其生所甚愛者生之艱也爲尤甚焉至於鳳鳥麒麟珍瑋禎異之物愛之者彌衆則或曠四海歷千載而不一生而凡爲人所憎疾厭苦者不植而自長不育而自蕃若恒有以相之其於人也嚚童惡子狠戾恣睢以病乎人雖其父母亦以其速死爲幸者則壯盛而無疾貴富而得志稍有才質爲世所愛慕者輒遇禍患不獲與庸衆人等豈天之愛惡與衆人異趣哉是未可知也或謂人之愛斯人也必欲常見之暫離而不見則思天之於人也亦然聞其美也則

愛之愛之甚則不欲去乎左右故罵且惡者多有乎
固而俊者之生也恒難其全是則天之愛人者乃所
以禍之豈理也哉若鄭氏子才質之美爲人所奇愛
而竟不永年推之於理莫知所繇致也豈夭者固有
所難知而美好術智端爲致禍之具耶使美好術智
者不夭折而底於成其福乎斯世也大矣然則鄭氏
子之可哀寧獨其家與其身也哉凡有志於斯世者
皆宜悼其不幸也余與之有連而不識其爲人既聞
而哀之復重之以辭且以慰其父云氣渾判兮挺英
特姿鸞驎兮貌虎力緯秀姣兮曄若神巧言笑兮肅

而溫未加弁兮突修鉅衆咸慕兮莫敢侮嗟靈淑兮天所鍾子美好兮死誰尤既聰達兮又慧哲超發先兮燭形忽覘簡策兮目電光心不屬兮久無忘學之篤兮藝孔有弦強兮彎良馳馬叱咤兮矢交飛臧慶家兮載歸萬夫駭兮力不格古有儀兮今焉索天所喜兮才藝精詔子歸兮難久生彼嚚昏兮稔姦慝身老死兮人孰戚子不幸兮少恢奇躬夭折兮令世悲死非鮮兮貴不柄夭可壽兮奚以老嗟子死兮勿尤天天茫茫兮曷憎憐來奚爲兮去疇惟英靈滅兮將安放前千祀兮後無窮賢不遇兮古所同

吳氏二賢母哀辭

永興吳君荃母林年二十二夫亡亡一月生君甫彌月大父繼沒大母胡與林晝夜苦誓保持遺孤強暴欲脅娶林林負兒與姑逃稍長鬻簪珥資其就學學垂成而林卒胡督之益力於是吳君爲知名士吳氏宗賴以弗墜予謂托孤寄命丈夫所難而二母能之因爲辭以宣其哀辭曰木則有枝兮婦則有夫嗟我二婦兮獨何孤夫死謂何兮子猶在腹爲雌爲雄兮吾將誰卜子之生兮幸非女朝哭夫兮暮抱兒乳夫有知兮無知相兒兮上纘遺緒夫雖死兮舅在堂子

生獨月兮舅亦亡姑哭舅兮又哭子撫厥孫兮溺泗其滂我二婦兮何為守空幃兮夜淒淒涼風憭兮中人蟋蟀鳴兮兒夜啼撫枕兮太息起繞牀兮淚沾臆夫死有言兮耳猶聞吾兒不育兮吳鬼安食婦辟纑兮姑抱兒吾兒雖微兮吾夫在茲孰謂余兮荼蓼余甘之兮如飴彼何心兮狐鼠乘餘孤兮謀覆吾祀跳梁瞰室兮嘯衆以呼謂余弱兮將焉與處山之石兮巍巍海之水兮厚不沙力可竭兮石可移身寧死兮節不可虧襁吾兒兮我負來何難兮去何阻夫有神兮顧為虎身寄虎腹兮免人余侮諒一死兮何難

志未伸兮魂飄靡安姑壽康兮子苟能養聊余目兮
從夫九泉我姻兮我姪惆余孤兮余舍昔妾儯兮如
雲今隻影兮燈夜没澗兮手龜抱薪兮棘裂我衣首
如蓬兮誰理未亡人兮何有容儀袖響兮脫珥揭羅
襦兮裂文綺粥之兮爲誰式教兮我兒嗟我兒兮勿
怠荒爾祖爾父兮厥聞孔彰我不死兮爲爾之故爾
能立兮爾父不亡夙出兮暮歸不眠兮達旦勿謂母
貧兮儋石無儲吾兒讀書兮我寧不飯兒踐兮母言
焚膏繼晷兮以歲以年年忽及兮加冠文之聲兮爛
然婦與姑兮相與哭之先公兮庶幾無餒感昔兮念

兮一悲兮一喜兒奉觴兮綵衣翩顧壽兮如彼南山將竭力兮終養母忽逝兮不還姑撫婦兮泣嗚嗚曷不爾兮死無哀孱兮不死爾盛年兮罹此毒痛孫悲號兮奉大母有孫存兮大母無苦大母無子兮孫無父孫多材兮善奉甘旨嗟二母兮亦孔之艱誓死撫孤兮身死志完引手鈎兮一髮以手障兮驚瀾二母死兮不死有子甚文兮善在國史國史旌銘兮五色有煒下燭泉扃兮上薄星紀彼何人兮豔婦夫屍在牀兮笑言翩翩傾人宗兮殞人祀地下逢之兮顙汗猶泚嗚呼哀哉家有婦兮國有臣婦死以姑兮臣死

以君胡獨二毋兮吳祀是存嗚呼胡獨二毋兮吳祀是存

前寧海儒學教諭葉守暢

訓導王一友

丁良譽較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二十終

訓導　丁夏書　王一文　校

前寧海儒學教諭林守端

是存。

以君所知猶二三世今吳祀是存嗚呼漸將二三世今故呢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二十一

明府江張紹謙道益纂定　越州盧演輯訂

十世孫忠奕　十一世孫振節編

淮南後學俞化鵬青嶽重纂　桐鄉姚弘源 同里葉大魁 仝較

十二世孫潛　十三世孫聲沛浩燗重編

行狀　傳

先府君行狀

嗚呼惟我先府君之卒不肖孤既以十年二月二十四日奉柩與先妣林夫人合葬於深灣童施山之原復懼盛德未紀無以明示來世疾首痛心以日以夜

然斯事至大非託之立言君子莫能傳而當今天下所師所宗言而傳世者惟夫子爲然況不肖無狀又獲出入門下玷弟子之籍是用不避誅責哀叩誠頓顙上請伏惟憐察焉嗚呼先君諱克勤字去矜姓方氏其先出於桐廬玄英處士於宋初十五世祖二十四府君始遷寧海緱城里世敦儒術爲邑禮義家曾大父諱重桂鄉貢進士有學行學者尊之曰介軒先生大父諱子野父諱炯元鄞縣教諭皆以長者稱夫人葉氏宋丞相西澗公從曾祖也先君生而端重殊常五歲能讀書自辯章句年十餘暗記五經爲文

有奇語里中老生嘖嘖賞異呼為神童稍長閱閣閫
遺書歎曰為學當如是矣遂刮去浮藻竭心推性命
之秘閉門講習不知饑渴寒暑年十八九克然成德
為名儒受業質疑者繼乎門先君口舉手畫横分竪
貫曲折明備各稱其所欲初邑人自宋季以駢儷雕
刻為學莫有談周公仲尼之道者至先君始以易教
授開陳其說士俗為之大變至正甲申江浙當大比
先君就之試時有司以諱忌去取士先君言時務歷
數徃昔治亂之繇以為如是則治否必敗見者相顧
出舌曰奇才奇才賈誼弗過也竟不敢第先君名先

君縱觀南宋故都爲文貰酒酹岳武穆王墓歌黍離之詩慷慨泣數行下望者以爲異人會番昜董彛先生爲慶元路儒學正先君從之遊董先生素以通易自名先君與之辯質義文大旨先生不覺自失曰子信不可及愧其門人者久之先君自是道益明志益堅知元之將亂爾自韜晦窮理致知以盡其變至於陰陽消長之度禮樂名物之數井田封建之制曆次疆理之說咸求折中授業者日益多會海東盜起江湖行中書檄吳江同知金剛奴以白金募民爲水兵先君曰此關利害吾其可不言乃詣金剛奴曰民之

爲盜者或迫於饑寒或困於徭役今斯民固無賴矣奈何使其去妻子而爲兵幾何不首爲盜耶是所謂致盜非禦盜也金剛奴怒而去已而水兵果中道殺護吏逃去從盜金剛奴踰垣走折一足始悔曰吾不從方先生言以至於此未幾侍御左答納失里至郡議招諭劉中丞基爲副先君上書陳勦捕之略不宜姑息劉君奇先君言而不能用遂至郡縣陷没民受其害先君發憤稱疾決意不出行入山谷採松栢啖之或辟穀絕食累日不返然益務開淑後學講說君臣父子大義以動之聞者心解或至灑泣是時他鄉

民多著鶡冠操戈劍從權貴剽刼獨所居鄉無一人
附亂者鄉隣有訟或相率就先君取平先君教以禮
讓多致感悔或來饋謝則却不受當路以幕府事屈
先君議先君謝不肯曰我辟穀久矣弗足與人間事
也閔民憂世之志每於文辭見之君子謂先君制行
廉正如陶潛策時事善中如賈誼造詣深天資和毅
無愧程伯子識者以為然丁未冬大明兵定郡縣先
君者國家所以興亡之故為書欲詣行在獻之其自
曰舉賢才安人心黜豪強除暴歛明教化其略以為
人心者國家之元氣教化所以爕養元氣之具也不

比賢才則教化不行不去苛斂則人心不安失人心而得天下後教化而求治平非所敢知也如是者累數千言洪武三年郡辟爲邑庠師先君日以師道磨礲學者晝夜辨析諄諄不懈四方後進負笈求聽者百餘人人人有所聞學者私稱不敢以姓因所自號稱愚庵先君既以太夫人春秋高自罷歸從而歸者踵相接一庠爲空遠至稍稍散去至今稱師道之盛必以先君爲言四年行部使者袁君宏以書幣來徵先君亡逸他邑郡吏詣門請雖逮姻連督索之先君不得已乃出時年四十有六矣之京師詣御史執政

兩以母老辭執政詢以政治乃驚曰今列郡闕守長
而先生適至朝廷之幸吾安敢蔽賢即下銓曹以易
試中第二遂錫冠帶授濟寧知府階朝列大夫在官
周三年省憲考績爲六府最八年春入朝天子以爲
善治民錫燕儀曹遣踐舊職瀕行奬諭有加且曰政
成當顯用汝先君拜謝而退三月重至官越五月知
曹縣事程貢嘗以不職被笞恨先君上封事言狀詔
御史楊某按覈楊適程故人恐程坐誣罪易民服潛
索先君過事驗兩月無所得乃捕府中吏卒繫之考
掠無完膚無一可問者楊懼與其吏謀誣先君私用

炊中炭葦二百斤時十月未嘗附火而葦則苫公宇垣實無私用者強卒以此誣先君先君不與辨遂得罪謫江浦終歲將釋歸會印章事起吏又誣及九年十月二十四日遂卒於京師享年僅五十有一嗚呼痛哉初先君受濟寧之命以爲非常之恩不可不盡力到部爲書懸之通衢諭以朝廷養民之意孝悌忠信之道俾民有所不平詣府自言禁吏不得叱呵之日引耆耋之士坐語問以得失郡學官闕先聖廟頹壞先君聘前進士爲師弟子未備者選充之役浮屠葺廟堂鑿廟前地爲泮池撤佛廬增廊廡度廟後地

爲射圃造弓矢置旗鵠日視學率諸生習業始郡兵後人未知學先君以身爲師爲之立章句謹節文講内聖外王之道不踰時皆化儒服者班班間出郡邑之内學舍數百區在弟子籍者二千人始有詔民闢蕪田者後三歲乃稅吏邀近功不俟至期徵之復以田定其繇民滋惰田不增闢先君知其故下令申前詔與民約俾以丁男定繇著冊書列民之丁產爲上中下等下等析之三則每有徵發自上定之吏無所措其奸歲時躬出郊勸督見長老勉以教子弟令子弟以力田欣欣焉如戴父母初至大歉民仰給它郡

先君竭誠撫輯不敢勞之歲暮轉戍衣于燕時有令役民舟者有訴旁郡俾民以牛車從事天雨雪牛僵死相枕濟寧民請以舟就役僚佐畏令難更先君曰吾知從民便抵法非所辭即以舟載具白於山東行中書省省義不問後他郡車輸者雨雪毀弃半民賣車牛以償且弗能足破産者十八九而郡民以舟得無害指天泣曰活民者方使君也郡倉糧絶省檄民七百里轉粟青州民苦不便漕運者自淮安輸濟南正道郡境先君以爲便就輸郡倉而俾濟南轉青州粟道且便告於省省不從即以聞戶部戶部奏可

省臣大愧郡城圮舊以兵築指揮挾貴人勢當五六月役民萬餘築之民不得穡哀號即工聲聞數里旦暮不休先君憂憤不食曰民病不救焉用我爲密聞中書無以爲且得罪不敢署名先君獨署之胡丞相以聞即日詔罷先時不雨先君袒跣遍禱羣祠涕泣臥祠下誓不雨不止至是詔至民驩呼而散大雨如注是歲五穀俱熟民歌曰孰罷我役使君之力孰成我黍使君之惠使君勿去我民父母自是連三歲三禱皆有年五年夏鄰邑蝗先君憂之移書社神變食省過夜焚香籲天俄聞空中薨薨聲燭之皆飛蝗是

秋四境外皆饑獨一郡完熟人以爲異先君於去民
害如饑渴或無巳旁之事輙却酒肉不御凡訴訟者
隨事裁决大者笞辱小者諭遣之不留狀牘尤慎於
獄月録日省不俾淹滯或事未具不决者時爲縻以
食之夏秋之稅舊以斛卒持槩高下出其手或累旬
不收民至謂倉爲穽先君令民自持槩斛卒歛手不
敢出聲還將穫歛預以書與民期民爭來輸稅羣集
時夜到倉下不敢就寢民信且悅不遣一吏而稅常
先足於他郡江西浙西二省有詔輸糧百餘萬於濟
寧水陸三千里先君視之如巳民不使有絲毫怨抑

嘗制每斛別增四升以補腐耗先君憐其道遠可念言於朝蠲之二省民感泣及朝京師民之在京者數十輩擁拜馬前曰此我輸糧時老父也舊徽州縣吏皆以隸卒往往求索無厭先君下信符罝郵而召莫敢不至者信符之籍以印識而中分之或屬之吏則托日月稽違圖賄利先君自藏之緩急之期一自巳出繇是吏弊誕息復下其制於州縣斷吏卒毋瀆民有故皆以信符召集以故民得一力耕桑而襁負來者相屬四年戶僅三萬稅萬餘石八年稅以石計者增至十四萬四千七百戶增至六萬有奇二州十縣

獄無滯囚郡獄幾空民有積粟野無餓殍雞犬牛羊
散被草野富庶充實儼如承平之世先君奉神事上
盡禮社稷山川諸祀在境內修飾壇墠置祭器祭服
湢滌之類躬親爲之周垣之外樹以名木將事之際
一如儀則無或怠惰水驛始在西門之内卑陋汚濕
居者弗康先君料材木俟農之隙更作於南城之陽
庭堂室房弘敞幽嚴百需之具畢無闕者冬寒河凍
驛船不行則伐木爲炭穿土穴藏冰因其餘力以集
事功計精慮密出入意表泗水經郡城南通淮江北
引河濟地勢高瀉故構石爲閘而時畜洩之魯橋棗

林二閘歲壞石填河中舟道難之役閘丁緪壞石治
磚灰雜土築成之故以葦囷蓄糧火屢為災先君教
民為陶作瓦屋百餘間嚴飭火令編民居為曹互相
救恤火患為息先君在官未嘗一時閑雖無事終日
冠帶坐堂上召諸吏授以詩書法律盛暑嚴寒不廢
公牘堆几羣辨讙然片言折之大將軍魏國徐公曹
國李公等率士馬百萬之燕駐郡頗久要官勢吏徵
索糧芻爭欲先得相索援喧錯于前先君從容酬决
無不如意一軍稱能永嘉侯朱亮祖將舟師數百艘
北征會河水涸舟膠不能動大怒召先君曰節具五

千人浚河不者以軍法論時日且暮先君不忍煩民
退而禱於天夜三鼓大雨黎明河水漲數尺舟竟去
莫敢言者先君爲政以教化爲先能以德勝佐貳如
或倨慢先君愈誠待之卒愧服願爲弟子武夫悍將
或不爲禮久乃化戢信愛凡任吏取質訥少文者必
躬先之俾入於善不喜近名常稱曰務名者必樹威
樹威者必害人害人以利已吾不忍爲也府庭之前
不陳杖械皮鞭掛楹示不妄罰有過者告以道理使
之自愧始而疑已而服已而信爲不可及至以吏議
南還民號呼塡道如失親戚隨而行百餘里者數百

人郡之子弟員登成均者聞先君卒奔走閣門外慟哭失聲嗚呼哀哉先君孝愛切至事教諭府君卑聲婉色惟恐弗至及海寇亂刼村落焚廬舍府君躬負太夫人入山中逃不暫顧妻子兩踵血流不恤及出官外遇太夫人與巳初度南向望拜竟日不樂稍遇奇味輒涕泣曰太夫人不食吾何食爲懸棄之至敗臰乃巳遇二弟師訓父育終身未嘗變待朋友有恩好賙急難居濟寧南冠過者必以酒米饋之同郡者加厚焉同邑者又加厚焉告寒與衣告饑與食不能行者僦舟以送之同郡士爲萊蕪丞欲迎其母而告

無貲先君以一月俸金與之同僚以事奪無所衣食先君歲買布帛以遺之日召之對食遇夜邀至家飲終三年如一日所入俸祿月二十石盡以散朋友不少吝惜自奉甚薄不服紈綺不帛襦袴一如布衣時或陋先君先君曰吾道當爾日不再肉或日無事輒却夫曰祿不可徒食也每夜則拜而陳其所爲事於天始至斛米可易白金三兩先君日食之餘盡留之官以紓軍食或請先君爲家計先君曰先國可也敢射利乎所居室壞吏請葺不許曰毋以我故勞民出俸貲買葺席障之令蔽風而已床榻左右雜置圖書

入其室者若無人然居官五年惟一子及一童時人謂先君不堪而先君安之兗州守因童進二水瓜先君笞童數十而召州吏還之鄉人爲他郡縣令以一罇鴈侑書先君却去與絕交或以爲大甚先君曰吾非市名性不喜分外耳至於薪芻之微皆易以粟一芥不取於人每行縣以物自隨杯湯不肯受去官貧甚鬻所乘馬以行行李蕭然觀者歎息嗚呼哀哉先君面白如玉鬚眉秀麗不妄笑語不旁觀視動容周旋必以禮法率真任質不事表襮與人交好不以久近冷熱一立談須洞見肺腑發言持論一本於正雖

命之道晩益精熟榮辱利害視之若一臨終之際知
非自致超然委命顏色不改嗚呼痛哉先君之學明
白純正以紹述考亭爲已責所志益深且逺逢時得
位亦欲推以淑斯人否則退隱丘園傳其業於書以
詔後世皆未能究而天奪其年天耶天耶曷可信耶
諸孤之痛曷有極而罪曷可量邪先君所爲文辭多
不留藁有汗漫集若干卷藏於家林夫人諱媼婦道
冠九族先十五年於元至正癸卯九月十四日卒生
子男二人孝聞孝孺女一人再娶夫人王氏諱在生
女一人未彌月而夫人卒庶母董氏育之董氏生男

一人曰孝友嗚呼先君之道葢法時乎易取政乎書主敬乎禮體和乎樂雅言以詩制事以春秋其深高博大者雖不可測而知然而家焉而有善俗之化官焉而致富庶之治發之乎政事者之乎文辭比於古之賢人循吏未之或加也然古之人有若此而傳者矣亦有不傳者矣其傳者必其居高位者也必其有後人者也必其得立言者傳之也其否者或位卑而人弗知或其後不知以彰之與無傳之者耳今先君之位不顯以歿歿未數年而知者寡矣後之十年知者不尤寡乎又後之百年其復有知之者乎雖有不

宵之孤存然年穉身賤言未信乎天下行未出乎四方孰從而傳之乎縱有所待安知　之必至乎此所以不得不悲且懼而汲汲圖之於夫子也夫子哀亡憫存而賜之銘不惟諸孤不敢忘先君亦且感德於地下不朽矣謹狀

常山教諭王府君行狀

府君諱良玉字懷璞姓王氏其先太原祁人五季時節度使彥超繇會稽徙婺之義烏所居鄉曰鳳林世號鳳林王氏其後有諱固者登皇祐五年進士第卒官恩陽令縣人在宋舉進士自恩陽始傳三世曰說

贈宣奉大夫生二子曰永年裔年裔年生承奉郎濤承奉生江東轉運司幹辦某幹辦生誠誠生衛道衛道生濟景定二年應薦爲國子免解進士府君之祖也考諱炎澤元石峽書院山長有學術學者稱之曰南發先生黃文獻公師之後爲銘其墓姚傅氏府君性高介容貌偉然讀書善辨説尤深於春秋與浦陽吳公萊交移書論析疑義甚至縉紳之士皆伏之爭迎爲弟子師府君據中座談孝悌之道粲然可紀聽者駭然相顧舉邑之秀民賢大夫之子弟爭執經拜門下願託名弟子籍中揖拜進退森森如度視府君

顏色俯仰不敢譁笑其後成材者相繼府君屢試有司不利至正辛酉江浙行中書當試士府君曰吾豈終窮者耶就之試占副榜前名儒學提舉司因用爲婺學訓導府君曰善可以及人足矣何必官爲日未出冠帶坐堂上召諸生兩序立授其程範而督勸之一發端反覆數百言人人競列府君前以聽他師所居戶外無一跡廉訪使者至郡羣儒迎謁爲禮畢俯首曲躬趨出惟恐其發問不能答府君每留坐與之言事數千載治亂人善惡成敗政當否俗淳漓隨問隨答使者未嘗不稱善拜送不敢以布衣待府君張

君士弘善士也以廉訪使按部見府君才歎曰吾分得舉士而王先生老於布衣吾愧多矣即上其名俄授常山儒學教諭府君至常山視篆益加功常山人稱之時府君春秋高三子裕禕補皆業儒而禕從黄文獻公學頡頏儕輩間尤有名待制浦陽柳公貫名士金華胡公翰交爲府君賀府君亦私喜有子怡怡忘其老之將至年七十五以甲辰歲五月五日卒於家六月某日葬崇德鄉青巖里金村之原夫人陳氏諱貞處士寀之女好學知義理通醫藥星曆之書其舅患臂痺夫人奉湯藥躬沃洗久而不倦蒞家御子

孫嚴而能教詩書皆口授之晚好浮屠老子書時
香習誦疾病不廢年七十猶治絲枲不暫閒以今洪
武壬子九月十一月卒得壽七十三丙辰十二月某
日穿府君之葬附焉孫男六人綬綸綱紀紹紳孫女
二人適傅完傅霖曾孫男十一人曰稠曰秩曰穆曰
稷曰程曰穰曰稌曰穜曰稔曰稚女五人穉入國朝
以文學致官翰林待制文顯天下而諸孫又皆能守
父業府君之德於是乎益可見矣孝孺辱與綬交讀
待制公文辭思其所自出因問諸綬而狀府君羣行
俾藏焉以備其家乘之闕

象山王府君行狀

府君諱某字剛甫姓王氏四明象山人曾祖某祖芝翁父松母徐氏府君少倜儻負氣節讀書略通大義以薦爲台州路學録至正中兵起海上奉省檄攝東門巡簡司事居六年盜不敢犯民安之郡奇其才事難决者輒屬以治府君明而能斷民趨其令爭鬬相訟者不之邑而之府君門一言釋憾而去國朝洪武初昌國民作亂襲象山虜令丞王莘入于海府君與其友蔣公某謀曰狂豎虜上官據縣境其誅死固宜然事聞于上大兵必來邑民將盡虀粉吾曹可坐視

而不救耶今能先格殺爲亂者以獻則邑人可無害
矣府君遂募民爲兵掩擊之殺其魁二三十餘人釋其
衆喻之曰若曹良民第脅於賊爾能投兵復爲民則
可保首領否則自取誅滅無旅衆皆叩頭散去曰君
生我時大兵聞有亂者將盡殲邑人及府君以事聞
邑人爭泣曰微君此邑數萬人皆爲鬼矣狀上京師
賜白金若干兩府君家素多貲至府君貲益羸然不
以此自豪卑身好士人有遇難不問利害以身援之
弗責其報人以此義府君恒病鄉鄰弟子不學欲割
田創學以教之里有假貸者不深取其息與人交和

易質直意氣豁然衆稱之爲忠信人晚受誣逮京師十二年春正月三日卒年六十八聞者爲之歎泣先娶葉氏早卒生一子用鼎好學有文晚娶董氏許氏生一子甫一歲府君柩南歸以某年月日葬于某山之原俾某狀其事某之先祖與府君俱娶葉氏實聞府君事遂泣而書之以告立言君子謹狀

明故贈將仕佐郎禮部員外郎瞿府君行狀

府君諱嗣興字華卿姓瞿氏其先居河南後徙通州之海門宋末有諱某者避兵南來至姑蘇之常熟家焉生二子青達俱有才力能服其鄉人元帥破江南

行劉將軍者御史至常熟青與達帥里中施引拜焉
前迎之有狂犬突出軍前衆愕然持弓不敢發青直
前一箭射殺之衆驩曰壯士壯士可官也青曰吾不
如弟達遂求旗號俾招諭來降者承制授達百夫長
及宋亡遷蘇州巡鹽大使兼管內六縣捕盗轉佉俸
口提領娶某氏府君其子也府君少時家有祿食日
從其徒射獵飲酒爲樂不喜學書天資仁善和順未
嘗有過年七十佉俸口以例革不置官提領君家食
甚貧府君即折弓矢脫去紈綺故態躬力稼事以養
二親承顏候色惟恐弗至母嘗病癰時天熱癰潰臭

不可聞人皆掩鼻趨過府君臥床下執蒲葵扇驅蚊蚋以手磨礪劘牙扶起臥不解帶者三月至愈乃止母又嘗患積氣危甚醫不能治或告以股肉可療乃置刀盂上而禱于神俟刀躍乃可割府君如其言自旦至晡時頓額于地額破血流盈面刀弗動府君泣曰天恐不憫我耶我繼以身易母猶母之肉何暇惜手如刀卒不可動起引刀割肉覆盂中裂帛漬血舉痛戒左右弗泄藥之謬稱他肉以進時母不食已五日矣見藥喜爲之起啜食一杯幾盡食已而瘳母後嘗感疾思啖菱時菱未花市之不得解衣入菱澤中

哀呼索之竟日乃足皆腫餓得菱實三持歸遺母母
疾如失既而貧愈甚或隔日一炊府君曰事急矣尚
守不變如父母何哉攜家入蘇城謁多錢家願爲盡
力多錢家察府君誠信可仗出貲財俾貿遷月分其
息十之二府君緣是稍裕凡父母所欲無不致也府
君不妄取而好施嘗朝出道獲人所遺囊有楮帛若
干視其名則市中小夫府君坐不貼席走其家還之
有遺田宅契書于路者覽之曰契書失將起爭端跡
其人呼與之其人貴家奴失主契畏罪涕泣欲求死
叩頭謝曰公活我鼉工王氏大雪凍餓不能起竈突

無煙府君憫之天明攜錢二十緡濟投窻隙而去歛
歲出糶有窶人來糶衣不及脛府君受其錢五千陽
忘曰汝糴十千耶倍與其粟鬻蔬者過門府君取其
五錢授以楮幣十倍曰吾適無錢汝持楮幣去將以
餘錢禆我鬻者笑曰吾安有錢禆君耶府君曰汝第
持去俟錢多歸我不汝急也其意與之而不欲其知
皆此類凡負販者必多給其直家人怪問其故府君
曰彼胼胝手足以求升合利吾忍與較耶歲丙申常
熟凶民來依者數十輩府君儆舍以館而食之癘氣
發病者相枕府君躬親粥藥而時進之卒賴以生府

君曉喜浮屠言讀其書豁然若會其意者復閩北溪
陳氏性理字義即解其要曰聖賢之學蓋如是因戒
其二子懋莊曰我少不學至老而始悔若等其勉之
懋與莊服父訓刻志事學莊入國朝爲禮部員外郎
府君及見之曰吾有望矣洪武乙卯九月府君得疾
恐念慮或亂畫紙爲圈揭屏間常目二十七月卒
於家卒前一日楚府伴讀陳子晟等迓過府君將之
京師問府君欲何言府君以兩手加額曰語吾兒努
力供職報天子恩我死不恨享年八十有四莊在禮
部累請于朝未報卒後月餘贈將仕佐郎禮部員外

郎配蔣氏贈安人安人事舅姑如府君之孝舅姑或怒則率子女羅拜于前曰新婦誠可怒願念諸孫貸其罪舅姑意不解悲泣不已年七十二先九年卒是歲十月二十三日葬吳縣橫山梅家灣之原與安人合兆女三人一夭二適某某孫男四人紹諸紳某曾孫男二女一府君歿明年莊自員外郎拜福建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參政階通奉大夫當得加贈而早欲圖其不朽未暇請云

大司農張公行狀

公諱晉字德昭姓張氏滑之白馬縣人曾大父某大

父國祚大母米氏公生而虛羸豐願英穎異凡輩少
喪二親治書侍御史宋公奇公警慧挾以自隨宋公
渾重長者寡言自輿不妄有所可否條吏白事領之
而已公年十二三嘗侍側會吏以事紿宋公宋公乃
領之如平時吏退公從問曰吏言事非是意實紿公
耳公不語而宜之可耶因悉舉其狀無所遺宋公大
奮賜叱遣公曰童子何與乃公事召吏詰之如公言
叩首服罪宋公因是愈內奇公勉以問學公亦慨然
有志於事爲讀書務推學教大旨警悟辨析釋類訓
繁成有條理名動鄉邑遂以儒舉既而廉訪司強欲

吏公公欲明習法意益學律法以儒術相參所折獄
人稱其平辟宗正府掾吏中書省掾爲工部主事轉
大禧宗禋院都事拜監察御史轉御史臺都事入中
書爲左右司員外郎刑部右司皆爲郎中出爲河間
都轉運鹽使平江　運糧萬戶闕就以
命之復入歷吏刑工三部尚書參議中書省事遂爲
江浙行省參政繇江浙移淮南繇淮南入中書參政
事出蒞彰德陞左丞移遼陽行省延議闢燕兩　荒
田以給　命公爲司農大卿分司京東加授榮祿
大夫大都路都總管尋以年請老至正二十二年以

榮賢大學士之祿致仕會邊事興復起爲中書左丞
公以疾辭復以大學士議中書之政而天下亂不可
爲矣二十五年仍復以大司農致政歸於家時年七
十有一矣後十年以國朝洪武七年二月十四日薨
于家年八十有一薨後十日葬淇南之原公天質剛
勁色嚴貌莊居廷中有大論議謇謇不少阿屈聞者
悚然服服丞相尤禮憚之目爲鐵虎張公它曹事有
所避必問張公以爲如何公亦以天下事自任所至
必盡其方爲刑部時民有與人異居而富者父夜穿
垣將入取貲其子以爲盜也瞯其入撲殺之及燭視

尸則其父也吏議欲誅其子則子不以其爲父欲釋
無誅則有子殺父名久不能決公奮筆曰殺賊可恕
不孝當誅子有餘財而使父貧爲盜不孝明矣卒殺
之燕都市中有瞽人挾術詐治貴人病使書其仇人
名欲爲之祈禳而誣告貴人以罪脅其賂以事覺衆
以其篤疾將如常法收贖公曰彼之詐欺雖有目者
不能爲宜以盜論使當直決之罪宦臣中政院使康
逹理以罪籍家徙海南後得還而死其妻訴寃請其
家貲公謂閹豎畜妻無夫婦道格不與其守正疾邪
多類此然常傅以平恕時海內既多故驍民常仗劍

跨馬橫閭里刼財貨以給樂者輒死議者欲同坐賊
連罪且及其婣隣公爭曰罪其家可也彼爲惡者家
且不恤況婣鄰乎使婣鄰畏法遁而從盜愈盛矣妖
寇有敗而微服行乞民間若後就擒吏蹤跡其宿食
逆旅家皆欲論誅之公爲審覈得歸罪者數百家皆
鞭數十縱遣之去僚屬譁言柰何縱反者宜獲罪語
聞丞相丞相曰張公必有說也非汝所知召公問故
具以情對咸得免歸江浙運司嘗上言鹽引一比鹽
鈔二十倍而法僞造鈔者不以赦原僞鹽引者值赦
輒免是利重者法輕利輕者法重也下公議公以爲

鈔乃有國者通行之寶引特鹽司防姦之法用之廣狹固異法烏得同言者不可用事寢不行其知法意皆如此故有重任必以屬公其分省彰德以兵刑工戶四部自隨尚書以下皆自選舉十路一州地方數千里賦民餉軍造兵器修戰具以禦盜賊備河患禁剽掠輯亂恤饑以寧民雖陷亡相繼而人無不服其才而戴其仁及以司農居京師民無流竄惠意仁言洽于遐邇置十二屯屯立之吏以勸耕者貧無貲者給牛畀耕種貸以穀粟懸其匱乏而不取其息其所舉措常得法外意忠義之誠見於顏面事功雖不盈

其志而論當世才能臣者必推公爲首而公亦老矣逮元之亡卒以壽終公敦内行育弟之孤子如己子爲之嫁娶使忘其孤遊宦内外四十年皆要位所得祿賜不私于家雅有威重振鞍執轡不左右顧與人坐語竟日身不少側美鬚長身望之巍然度量有容人或犯之不與較曲直使久自悔善談辨爲文辭有氣有法度有集若干卷藏于家娶陳氏生子男二人用賓用道用賓字文敏介直有才仕國朝爲某官公薨在元亡之後史臣不爲立傳太常不爲定謚而其行能傳之于人者非知德之士不足以紀之而余非

其人也文敏方以才自奮昭揭先德益將有在謹次
其所知者以俟謹狀

孫伯融傳

孫炎字伯融金陵句容人身長六尺餘面黑如鐵一
足偏跛持辨風生舉辭如雲人莫當其口能爲歌詩
元至正中丁復夏煜以詩名炎遊此兩人間日夜相
切劘益好立機括下紙可盡辭采爛然驚動一時雅
好酒嘗與煜對飲務出奇相勝每得一爽句拍案大
呼拔劍起舞讙聲撼四鄰所與交皆天下英俊亦以
經濟自負氣豪才雄常輕視章句儒衆中常自許曰

孫炎劳子豈死嵩下耶會江淮大亂今皇帝渡江參
金陵聞炎名召見與語累千數百言大意陳元運將
終勸上延攬賢士以成大業義明辭正上甚悅之辟
爲江南行中書省掾每出以事炎慷慨激切所謀多
合上心上愈嘉重以爲可用上親征浙東炎從行以
勞擢同知池州府尋陞知華陽府皆有聲巳亥十一
月擢行省都事是年十二月會師克處州擇守者咸
以處在山澤間盜賊憑結不解難其人上旣才炎遂
以炎爲處州總制錢穀兵馬之籍悉以委之不取中
報且以勑牒未署者付之聽其辟任炎匹馬入處州

時處州外七里皆賊窠穴猺酋黠蠻狠噑虎踞不奉官府約束炎至坐廳事召城中民列階下諭之曰元之不爲天祐人共知之今四海裂爲七八然吾觀其志皆無以生民爲心者得天下者必吾主上也至今爾民梗化未知朝廷意昧者猶或握兵戲溝中自招誅滅主上不忍加兵故命我面諭爾民將以安爾非厲汝也爾民審思之帖帖遵化則有後福不然吾恐爾民將盡爲戮民叩頭拜謝誓不敢二心轉告其鄉民以孫使君不可詆狎炎亦下書屬縣徧諭之數月皆化爲良民炎復擇其勇健者練爲兵將將教習之

擇其爲衆所服者爲之長有冦則率以禦無事罷歸爲農閒有小警發一符立至軍門無敢或有奸之者強族素驕蹇皆畏之如神不敢出聲語雖在數百里外亦皆縮氣喪膽民賴以安人人謂願得孫使君治吾郡時秀民有能才者見方戰爭勝負未分皆伏居山谷中不肯出炎患之錮至一二人問有才者録其姓名爲書遣使者招致之而故中丞劉基章溢知府葉琛皆爲處士所推基最有名亦豪俠負氣與炎類自以爲不當爲他人用使者再往返不起以一寶劍遺炎炎作詩以爲劒當獻之天子斬不順命者我人

臣不可私受封還之草數千言開陳天命以諭基文
辭甚美基不答逡巡就見置酒與飲論古今成敗之
事如傾峽滚滚不休略無枝複基乃深欽歎之曰基
自以爲勝公觀公論議如此基何敢望哉炎遂致基
于京師上方征伐無一兵與炎壬寅二月賊將李某
賀某叛襲炎炎被擒幽空屋中列卒守之脅炎炎始
紿以生吾能爲若用賀李知非其本情恐留自遺患
以歸雁斗酒噉炎曰以此與公訣炎拔劍割雁舉卮
酒曰嗟乎我乃爲鼠輩所陷爾死犬豕且不爾食賊
持刀視炎飲酒自如賊叱其解衣炎罵曰此紫綺衣

主上賜者吾當服以死勿解引梲而臥賊不忍傷其
睡乃害之時某月某日也年四十事聞上嗟悼以某年月
日葬于金陵南門外聚寶山甲辰贈徵事郎洪武元
年上即皇帝位念宣勞之臣閔炎死義追封丹陽縣
男妻某氏爲賊所擒不屈死繼某氏子一人某女某
炎事親孝與人交緩急可仗遇匱乏者解衣推食以
給之所著有詩若干卷其弟子蔣敬編次傳于世方
某曰余年十一二時先君守濟寧聞言炎詩十餘篇
皆豪宕可喜及觀郤寶劍篇益奇其辭而炎死久矣
炎負氣聽其言知其爲偉然大丈夫也故卒以節死

孟子論學必曰善養氣養氣有以夫

觀樂生傳

觀樂生者越南邑寧海人也其先出堯四岳伯夷周武王時男于許祀太岳春秋列諸侯之會稱善國後失國以爲氏自漢至今不絕人生其太岳支裔也或曰堯時有繇者義甚高堯欲讓以天下不從生蓋繇後云或曰繇言行不見于經蓋非也生名繼字士修少好學而家貧精確篤志不以貧故自沮遇事有拂激於意輒閉門取書誦之聲抑揚若合音節可聽至其家者見生爲人忘其貧生亦有以自樂不自知

其貪也生朊文辭而好遊山澤間物偶會心遐觀
祝戀戀不忍離去已即為文辭以自見嘗曰吾於天
得可樂者五天朗潔時纖滓不敢留與我心類可樂
也日之初升月之方霽時吾樂之霞之舒斂雲之變
吾取以為文樂之吾於地樂海之深溥浩漫淵之
滢瑩樂山之秀拔而遠者是皆可輔吾志發吾氣吾
文得以汪洋不竭峻而不險肆而不汚者此也又曰
吾於古人之言樂之不厭吾所以忘吾後古之世不
知處乎荒僻曠絕之境而常若有得者非以其書存
耶斯其為樂最深間以其意為詩九章言所樂者而

自謂觀九者而樂莫如我也因別爲號曰觀樂生人疑觀樂生是九物者人咸見之而生奚獨取以爲已樂觀樂生曰吾非樂九物也能使九物爲吾樂耳吾樂於天地間無所不取而豈特九物哉天之與我者亦大矣豈特與我衆人皆受之第衆人不知而吾知衆人不樂而我樂耳當吾之樂乎此也天不能與敵大地不能與敵厚力可以頓挫萬物者莫予加損也之理也積氣得之以爲物始積滓得之以爲物母燭乎兩間者得之以爲晝夜禪明不息禹得之以疏洚水稷得之以粒黎庶周公孔子得之以爲百世師顔

只子得之以飲水飯菜而忘其貧而吾亦竊窺之以自樂世之所樂者貴與富也將其心之智計不足以致之而卒亦不能守也藉能守之覷覷然如鼠食乎機器之傍且嚙且目委尾而側行惟恐機之發也計其心曷能斯須樂哉孰若不待求於人而得不必畏乎人而安隨乎所遇而無所不樂之爲美也疑觀樂生者聞其言而異之曰觀樂生其知道者耶某曰予始聞觀樂生名觀其詩固以異焉及論次其語信乎非今之士也超於寵辱之表不以困窮易慮古之人皆然而今不少見何耶豈遺世高蹈者衆無從知其

事耶以觀樂生之賢與之接者猶不知其所存天下士豈易識乎人不知道而遽謂天下無士其未可哉其未可哉

王進德傳

王進德者名敏台之寧海人其上世多爲儒以進士官于宋而從兄璞字蘊德尤文而賢進德兒時從長兄竊觀縣庭見縣令威儀甚盛歎曰吾豈不足爲彼耶從兄聞而奇其志因令入縣學爲諸生同舍治經爲文辭者易進德年少問其文法輒不以告進德憤且奮兼日夜攻習不休踰年輒出其上進德氣剛有

廉隅不與人爲欸狎其所爲事每欲異其恒人其家固
貧嘗其爲學饑渴歸取杯水飲休休然若飫粱肉者
人非其類雖欲飲食之不能也嘗與友夜讀空室中
夜半鄰女叩門求宿甚哀其友欲納之進德扣門厲
聲駡曰吾在此誰敢入此門因疾呼使聞於外其友
愧謝不敢出聲女逸去後學舍諸輕蕩士指目進德
相戒不敢爲非義或飲酒歡笑聞其欸步即皆長避
始易之者至是皆歎服之會太學徵郡縣士遂貢於
京師試列高等廷議遣太學生分教北方賜衣陛見
以行進德得太原時天子方注意太學學中少年被

寵顧異甚入預近事外官見諸生秀才從京師來奔走伺候若貴戚重臣其分教者亦多驕橫奴視吏民不爲禮進德獨以禮自約束如平時不復過涯分守令敬愛退相語以爲儒者不可媢犯藩鎮主將苦其清介異巳欲試其所爲召使飲酒牀幃婦人於偏室酒酣内進德其中鑰門以去進德入見婦人大呼排門取廐馬乘之逃還主將驚謝稱之以爲難後徵分教諸生還京師郡邑恐其入奏發巳罪多賂以金錢貧者受至數百千緡進德一揖辭父老即行無毫髮私奉旨監收嘉興新城糧後督舟運糧輸蜀峽江悍

急行若多舍舟陸行爲自全計進德坐舟中不能
曰王事君命也死生天命也詆君命以徼天命何以
陸爲後自全者多以失舟獲罪進德拜監察御史旬
日以例免歸再起爲刑部司獄坐微法輸作赦歸暴
疾五日以洪武十五年五月初八日卒于家年三十
有一進德容貌端偉有威重愼交與不挫屈于人而
善事父兄得孝敬意其所從爲學從兄蘊德方進德
卒時爲紀善於燕王府還書與弟琦相弔極痛惜之
琦有文章謹操行有名然常語人謂不若進德葉伯
巨居升郭濟士淵皆奇士伯巨以上書論分封事死

濬亦言事後以它事死二人皆負豪氣不服人至稱進德則自謂弗如也贊曰金華胡翰先生高介人也嘗與余論獨行士自言於衢得一人曰汪琎余昔至京師見琎故嘗仕斥不用敝衣繩屨閒槃然卒以窮死然其論議犖犖不少貶而進德亦喜琎爲人古所稱方以類聚者進德與琎之謂耶跡進德操持可謂篤義君子矣而所遭乃如此予罕言命其以是夫

詹鼎傳

詹鼎字國器台寧海人也其家素賤父鬻餅市中而舍縣之大家應繇于官者大家惟吳氏最豪貴舍其

家生鼎鼎生六七年不與市中兒嬉敖獨喜遊學館
聽人讀書歸輒能言諸生所誦吳氏愛之謂其父令
兒讀書鼎欣然其父獨不肯罵曰吾故市人家生子
而能業吾業不廢足矣奈何從儒生遊也然鼎每自
課習夜坐餅竈下誦不休其父見其志不可奪遣之
讀書踰年益通其師所能師辭之時吳氏家延師儒
鼎就學吳氏亦子育之使學未數年吳氏子無能與
鼎談者其師去鼎遂爲吳氏諸子師還邑中諸儒皆
與爲禮稱眉先生不敢慢鼎聞同邑有王愚可先生
者學甚博從而師之學春秋通其說去就有司試不

得代趙生試趙生乃得上第以仕於是鼎謂趙生曰我學經亦勞矣而子乃以我而仕此豈非天耶然不可無以謝我攜趙生白金五十兩而去元末方國珍起海上不能制以重位授之國珍開府慶元求士爲己用是時知向背者以爲國盜也不可輔皆匿不出國珍聞鼎有才以計獲之鼎爲所獲無奈因爲之盡力爲其府都事有廉名國珍弟平章事有人犯法屬鼎治鼎論如法平章之妻受賕請于鼎持不可曰令方氏欲舉大謀當用天下賢士一心守法曷使婦人得預事乎不許妻怒譖之繫鼎獄半載乃釋復起爲

上虞制上虞與僞吳王張士誠地相錯軍吏貴臣士衆以鼎儒生不習邊事稍違約鼎會衆于庭引一驛丞責以不奉公斬之在庭者皆股栗膝行請罪膝屈久不能起乃罷後雖元帥萬夫長有所陳說皆長跪以言不敢舉目視其面鼎臨事有才斷牘滿前須臾而決暇復與故人賓客出遊四方遊士爭及其門有馬給事者嘗與鼎以事過寧海令以下皆迎謁旦暮候其市中人相指歎曰學之能貴人乃至於此乎至正末我兵臨慶元城下國珍懼乘樓船遁于海上怒欲舉兵誅之莫爲計鼎爲草表謝辭甚恭而辯上讀

表曰孰謂方氏無人哉是可以活其命矣乃赦不問
更以國珍爲右丞鼎亦召至京師鼎爲書萬餘言詣
闕下須駕出上之上爲之立馬受讀付丞相官鼎楊
憲爲左丞惡言事者奏例徙居梁又徙陝去數年憲
敗凡爲憲用者皆受誅鼎賴此以免在陝七年大臣
薦鼎名於朝鼎至京師中書以謫徙人不宜用將還
之於陝鼎恐還爲人所輕笑以貲屬掾史願留掾爲
之言於丞相曰詹鼎有奇才以例棄不用可惜丞相
不信其人在可召視之非誣也丞相果召見鼎問之
鼎髯甚美又能爲梁趙間言步趨進退閑雅有威儀

丞相甚喜之稱於衆曰詹鼎尚書才也時河南行省缺郎中吏部請命鼎爲之丞相曰吾同事以鼎才不可使外也待半歲除留守都衛經歷改刑部郎中刑部佐寮未完有司請除吏丞相曰刑部有詹鼎在勝百輩其見稱如此鼎在刑部一以寬仁行法威聲不起而人皆樂其不苛刻罪人當分覆者爭曰願得詹公覆我我死不憾會大都督府受賂除軍吏事發誣鼎有贓御史覆鼎鼎言在留守時所養孤甥來省恐有之鼎誠不知御史曰法貴殺有名卒誅鼎與百餘人皆死鼎坐罪薄有才人惜之鼎爲文章氣燄逼古

人守身廉重行義好學不廢自陝入京師時聞人有好書價金一斤鼎無金惟所乘驢棄以買書其爲人奇偉如此及死其所養孤甥爲之服喪三年

葉伯巨鄭士利傳

葉伯巨字居升寧海東蒼里人也好讀書年二十餘有名於鄉黨選爲縣學弟子員善說禮凡朋友有婚喪必禮相之爲人耿介不能藏人短見人不善立折之不顧其喜怒人知其無它終亦不恨也以年長通經術歷入太學未久詔諸生分教河北子弟伯巨得平遙縣待諸生如子諸生亦愛之如父兄洪武九年

星變下詔求言伯巨曰今天下有三事最切其二事
易見而為患小其一事難知而為患大此三者積於
吾心久矣縱不求吾猶將言之況有明詔乎節為書
言三事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煩也今
四方平矣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寬厚撫之視誅殺
人如滅螻蟻使民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夫治天下
於亂世之餘猶理絲於棼亂之後緩之則端緒可尋
欲速則膠結而不可理今病民之不安姦邪不止朝
夕異令賞罰不準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烏可幾乎
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敗之根也所謂分封太

修者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燕秦晉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達事之王無事則易驕佚有事則易爲僭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爲患難見者也其語皆切直上大怒曰小子乃何敢踈間吾家骨肉我見之且心憤况使吾兒見之耶速取以來吾將手射之而啖其肉耳伯巨至丞相乘上喜乃敢奏詔繫刑曹問狀庾死獄中其同時言事有鄭士利士利字好義亦寧海人嘗爲縣諸生其兄士原以儒薦爲河南懷慶府同知遷湖廣按察司僉事士利因告于師去侍其兄遊學有名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穀策書空印事

起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繫御史獄獄凡數百人士利兄亦以河南時空印繫獄中天子方怒空印事以爲欺罔行省言臣二十餘輩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佐貳以下榜一百免死爲軍遠方丞相大夫皆知空印者無它罪可恕莫敢諫士利獨歎曰上不知以爲空印大罪誠得人言之上聖明寧有不悟懐欲言之適星變求言士利曰可矣既而讀詔有假公言私者罪之久之士利曰吾所欲言者爲天子殺無罪爲可痛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需吾兄杖出乃言言吾死不恨其兄免死出士利乃爲書數千言

言數事而於空印事最詳其意以為誠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挾空印紙為文移以虐民耳臣以為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較策書合兩縫印非一印一紙之比縱得之亦不足用況不可得乎且錢穀之數府必合於省省必合於戶部其數誠不可懸斷預決必至戶部而後定省府遠者去戶部六七千里近者三四千里待策書既成而後用印則往來之難非期年不可至故必先用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從來遠矣何足深罪且國家諸法必明示之天下而後罪犯法者以其知其不可而故犯之也自立國以至於今

未嘗有空印之律有司丞相不知其罪今一旦捕而誅之則何以使受誅者甘心而無詞乎朝廷求賢士而置之庶位得之甚難位至於郡守者皆數十年所成就通達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復生也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才乎臣竊爲陛下痛惜之其書既成欲上者數矣而未央每歸逆旅則閉門俯首而泣泣數日其兄子侍行者疑而問之曰何所苦乎士利曰吾有所自耳我以觸天子怒必受禍然殺我活餘人我更何恨遂持書詣丞相府士利短小容貌如常人見丞相禮頗倨丞相問何書士

利曰吾將爲天子言之丞相何問也丞相因御史大夫入奏上覽書大怒詔丞相大夫雜問誰教若爲必有主謀者士利笑曰顧吾書可用與否如何耳且吾業既爲國家言事自分受禍人誰爲我謀乎辭卒不屈然猶輸作終身而竟殺空印者

張孟兼傳

張孟兼者名丁金華之浦江人也孟兼爲人侃侃自許涉獵書史頗有俊才爲鄉里所稱會天子詔徵才能士郡縣以孟兼名上擢國子學錄禮部主事遷太常司丞孟兼因負自能爲文常奴視同輩而是時誠意

伯劉基以文章有重名與翰林學士宋先生俱爲天下所尊信基氣豪不肯妄下人而獨喜稱孟兼嘗爲上言今天下文章士第一爲翰林學士宋濂臣基次之不敢辭又其次則有張生孟兼其餘臣不知也孟兼爲基所稱愈自高然他人弗服也或稍慢之孟兼輒怒嘗以文示其鄉人視之無言寘袖中曰俟夜熟復之今弗悉也孟兼陽爲好言曰須刪修之可也退則大怒其鄉人發其所短揚言於衆罵之且詆其文曰彼猶蠻夷山谷中縱爲人衣前懸而後曳左侈而右斂視國工所製何敢望哉其鄉人自如不與較既

而孟兼以謫輸作鄉人不及唁及以赦出復官乃賀孟兼怒罵若見人失官則棄背不一視及復官乃更謬爲卑讓賀我若眞細人吾何以禮爲倨坐不起迎送其傲睨好面訐人皆如此人以是不附之每爲宋先生言先生曷不於上前薦我先生亦才孟兼欲薦之未有遝會上欲用越僧證問先生嘗見證文否誰所有且索之以觀時證爲書與孟兼論性命先生因言太常丞張孟兼所有之詔先生召孟兼以證文至上覽畢顧孟兼謂先生曰張丞卿門人也先生對曰非臣門人乃臣里中子耳且爲文有才甚誠意伯劉

基稱之上孰視孟兼曰生骨相薄仕宦徐徐進乃可耳毋驟也未幾除孟兼爲山西按察司僉事孟兼廉勁疾惡抵司糾擿奸弊無所貸株連徒黨相援引每一事株流數十吏民見張僉事出行部皆凜然隕膽如畏鬼神聲聞朝廷陞副使移山東而山東布政使吳印乃鍾山主僧上親選拜官妻　用金帛寵之甚厚印以見知人主自尊重禮節少簡孟兼自負其能無敵且印新用又僧也易之印候孟兼繇中門入孟兼以爲印雖位大然我風憲司不當繇我中門召守卒笞之月朔望入學謁孔子畢令諸生執經講說孟

兼故以語侵譏印印不平時初刊大明寶鈔印不令使兵民更自至庫貿錢民以　而孟兼謂此詔印擅行之是違制也騎馬入布政司讁箠僚吏問罪且言將上封事言于朝其僚吏皆大懾勸印即上封事言孟兼見陵侮然孟兼封事終不上也上覽印言以爲孟兼凌我任用臣不遜治笞之孟兼既辱愈憤即捕爲書封事者欲論以罪印復上書言狀請去位避孟兼之横否者且爲所擠上大怒曰彼乃敢與我抗耶吾今乃與爾抗遂械孟兼至闕下廷詰之命衛士捽髮摘髩　垂死特論棄市詔印曰吾除爾害矣善爲

之初孟兼遷副使山東自陜父老大夫爲之請假上許之孟兼歸至家縣令丞皆門謁奉酒牲爲禮孟兼坐受其拜不答麾酒却之鄉人皆勸其少遜讓和以下人孟兼不聽及于敗或憐之或快之以爲宜然孟兼中實無險賊之心祇以尚氣好高人以故爲人所陷才能者人所欲得也苟無謙遜以奉之而挾以驕人其爲身害奚怪哉孟兼之才使能克己下人雖不幸未必死而欲尊大其勢而耻略它人謬於法雖過嚴其底于此酷厥有自哉

芒茇公傳

芒茇公者世莫知其為何許人或謂居廣信之龍虎山家世學老子之道天下為老氏者咸推以為宗其先在戰國時嘗相韓韓世家其能以計策教漢取天下者其祖也東漢亂韓相之末孫避去巴蜀者以禍福鬼神語動其民民依之居者賴以脫于難後復來江南道益尊人稱之為天師異時人主因而封爵之以天師為稱號禮下之甚至芒茇公其裔也芒茇公姿顏如玉雪目瞳子爍爍有異光少襲祖父爵傳其業其所授徒遍海內所得有精粗其粗者猶能役雷電興雲雨探造化取徵驗如合券自天子以下皆神

芒荄公之道歲時使者存問召至闕下道途所經閭井市巷民聞芒荄公且來迎候拜伏車馬前以萬計車不得行芒荄公命其徒以符投井中令人就取去飲井立涸飲其水者病亦必愈於是聞芒荄公事者相增加歎語以爲天人而芒荄公弗自是也曰吾祖取老子以無爲爲教其道甚高後世學者多異益神其道而後教行 缺 去老子滋遠矣乃謝其徒廬于龍虎山之芝渠峯㸃嗜欲薄於自奉以虛靜爲極以無言爲教初多藝能好問學學靡所不習後盡棄去以爲害道舉不以累其中志趣超然自得也學道之時

三ろ八八

缺指太虛示之無爲之言亦推老子大旨其言不滯于物不淪于缺故其號之曰芒芴公録其所言云贊曰老子後得其道者爲列禦寇莊周世多有其書而列子言僞也莊周稱曰其緒餘以治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觀曹參缺好莊周言又多奇能使盡用之術豈不　也欲其自得者深矣原缺

萊根居士傳

萊根居士栝蒼人裔出延陵季子其字曰宗禹少簡伉志氣高不與世俛仰能爲詩歌名出一時嘗遊江淮間釣濠水上登莊周　太極長嘯若不以禍福得

失經意者人莫知其爲誰見其家有菜又有處士服
因號之曰菜根居士居士聞之曰甚善遂以自名所
居種菜數百畦植灌甚時且不留草萊亂之故其蔬
常盛於恒圃性豁朗不設機穽人有過而折之善輒
稱服又能料事當否於未然及成不失毫髮以故人
爭推其才識與交者貴忘其位長忘其齒賢忘其所
德皆傾心爲之盡而居士斥落芒角益以謙和自持
客至擷蔬啐酒既飲醉輒引客行蔬圃中人怪其蔬
長問其術居士曰吾不失其性而已人愈奇之意其
可居官累官于時每使其言不能容接人　　不

爲人欺是以人愛其寛而伏其明去爲人所思居士雖仕亦必隱者狀人不稱其官而稱其所居居士喜曰吾所隱誠非名所識也　緱城生曰吾嘗與萊根居士游怪其時郤肉食居士曰子知味之爲味而不知味之味也子以萊味肉則肉非萊也以肉味萊則萊亦肉也賤其所貴則貴者賤矣貴其所賤則賤者貴矣萊哉萊哉其可味也哉故又別自號味齋云其言類知道者余爲論著之 原缺

友鹿翁傳

友鹿翁者居寧海東北耆山之下莫知其字名或云

其先祖父嘗侍從大官於宋自宋亡元中
世家故多難厭世俗芬華事自汚棄遺業屏處青山
下不交接庸俗日與麋鹿相款狎若甚好之者而忘
其非己類也別號友鹿青山之人皆稱之為友鹿翁
云翁氣貌淳厚意志翛然累散家財貸貧民不能償
輒置不問視天下事舉無足累其心者因絕弗與人
言曰與庸人談不如與吾鹿友服古處士服遊林壑
間去來如飛年七十餘如六十許人顏面燁燁有光
望之者疑其為列僊里人知之者謂翁學通古今得
養生法跡雖高而行不悖於倫理其友乎麋鹿蓋有

藪而然者非其意也或問之曰古之士慕一鄉一國天下皆有資乎其友其友必取道術類已者以翁之賢不友鄉之賢士而於鹿乎取奚取友之異耶或解之曰翁之賢視儕輩無可友者與其得儉巧之人而與之遊曷若友無知之鹿耶若使吾有以自樂物皆可以為徒苟無得乎已夫孰肯與吾友哉昔舜以大聖人而與麋鹿遊非與之遊也不以所處之隨變其樂也傳不云乎篤於為善者舜之徒翁其近是耶翁聞其語默然笑不答或問不已則指鹿曰子其問諸鹿鹿善知我論曰世傳避世之士如荷蓧接輿輩皆

誕設不倫非聖而自高多戾中道以余觀友鹿翁恂
恂然操行馴謹發言必稽乎義其眞超乎世俗之表
者邪彼以逢聖人而彰而此莫發其光士之立名績
於天下者豈不係其所遇哉

大笑生傳

大笑生者越人也通文辭有才略曉達世事居家以
行義聞然善笑未嘗有戚容每讀古書觀其得失禍
福感應之理觸於中輒仰首大笑彌時不止聞人道
當時賢不肖所遇乖殊則又大笑不已或問生大笑
爲何生笑而應曰吾笑可笑者耳天地於人蓋等排

大異於人也天與地得氣之極盛者而成形故其爲質巨爲壽久人得其氣微且薄故未久即化其爲物一也而俗以能予奪禍咎人者望之有不從而怨嘗以爲天之尤豈不妄哉以人觀天天固蒼然大也以蟻蟲蛙黽觀人人亦猶人之觀天乎人曷嘗能制蟻蟲蛙黽之命哉或有蹴撲涵蓄之者偶然爾夫億兆之人在天下不啻如蟻蟲蛙黽之多天必人人而察之以紀其善惡而各當其報不亦勞乎且天之所具以爲用者日月星辰風雷霜雪其事至近也猶耳目鼻口之於人至切也而且不能使其無差忒薄食之災

況能禍福乎故爲善惡而期天必報者惑也不可準怠而不爲善者尤惑也堯舜之無子孔子顏回之厄天盜跖之壽且樂皆適然耳天何與乎人顧嘵嘵辨之以爲有定未定而必冀其報或又戚戚然懼其不足恃豈不皆大可笑乎吾少時亦嘗思聖賢憂世之說矣慨然悔悟以爲聖賢者有安斯民之才其職不得不憂若我於已且不足何暇他人之憂乎且憂無益也缺意不復憂者以笑之適吾性非好笑也可笑者陳吾前不得不笑爾然世人之笑樂也不笑憂也吾之笑非樂不笑非憂而笑在乎憂樂之間知憂之

無益故於笑乎發之使我以笑爲憂則我死於憂久矣又曰富貴貧賤所以榮辱恒人而非我所榮辱也故吾未嘗以慕惡爲心而惟笑以處之毀譽喜怒出於人不可以爲輕重故吾聞譽且喜者大笑以應之聞毀且怒者亦大笑以應之我無善而彼譽且喜焉可笑也我無不善而彼怒且毀焉豈不可笑耶又曰天地之勝人也久矣人有可以敵之者非身之謂也或者不思而惟其身之欲是榮欲忽焉而俱滅彼蚩蚩者皆不覺也茲其甚可笑也嗚呼吾安得不笑耶其言如此而每遇儕輩則以告之其儕亦〻笑不省

也間之京師與余握手金陵門外辯上下古今數千
載事大笑不自勝謂余曰子且奇士解吾意余亦俛
首而笑因呼之曰大笑生生又大喜曰願爲號云生
王氏名某字某說者曰昔者楊朱阮籍皆好哭彼非
好哭也心有所憤無以自舒因以寓其意然君子嘗
病焉以爲士不値則樂道爾奚爲戚戚哉今大笑生
獨好笑豈所謂樂道者非歟孔子論天人之際備矣
而亦有所激而然歟否歟雖然其過於怵迫利害而
不知止者遠矣

溪漁子傳

溪漁子金陵江寧人少脫略不拘與羣兒嬉遨輒處其上而什伍部署之令之曰之左則趨之左曰之右則折而右無敢過覩者溪漁之父素長者常禁切之納之學使讀書時時棄去不肯帖帖諸生間而所業未久即過諸生數倍諸生大畏之其師亦奇之謝曰子非吾曹人也溪漁子亦自雄其才志嘗往來江淮之南結交大俠異人論古人功業遇當其意徘徊歎息仰天拊髀若有意於從之遊也與天台林右張毅最善右亦豪士善擊劍知兵而長於爲文毅陽狂飲酒自放於歌詩二人皆自負高一世嬰豎覩同列溪

漁子在淮上嘗釣淮濱望見二人踞坐大笑二人者知其非庸人也即與之語大驚異其所為引歸逆旅主人出酒相飲攝衣既行起舞為樂讙聲撼數十百家辯難上下古今事折衷損益根據理道識者知其非狂生或不識其為人共瞷指笑之以為眞狂或又疑其為神仙人云溪漁子舉若不聞遇適其志鮮衣美

行眾人中見者爭觀之否則被汚垢短衣遂蹋市人後市人呵之弗辭也後溪漁子盡悔故所為買書千餘卷伏而讀之為文章奇偉伉健然耻以自名常曰漢無儒者惟賈生諸葛孔明耳唐人陸贄粗有

識然不足庶幾王道所貴乎學將以輔天地所不及不然多讀書何爲識溪漁子者聞其論高愈疑之終莫能測其爲何如士也或曰金陵有隱者王顯微仲好奇溪漁子即其人云或曰非也方子曰古者豪傑士其身未遇志未信於時寧晦于屠釣以自全不恐以細利挫其心彼誠有以眞知輕重之分也溪漁子坐都邑中而遠利詭隱使人莫測其淺深此其志不苟且也明矣要之一世奇士哉

魏節婦傳

魏節婦趙氏若名第台之寧海人也父國眞故邑大

家延儒傳之能爲春秋學者教其子仲武與其江浦
氏子順之同受春秋穎悟精勤嘗與武仲較藝大爲
國眞所激賞順之祖悌元時以貲雄於鄉爲里主常
儲錢百錠爲官用缺復補足其數一錢不取諸民民
德之呼爲魏百錠父恩能賙人之急寒者與衣饑者
與食死而不能塟者與棺槥國眞聞之歎曰求福無
如積善修身無如好學吾無間然矣遂以女歸順之
生二女而順之卒婦年僅二十四即以猶子較爲嗣
誓不它適其兄仲武憐之潛受同邑婁氏聘議欲強
迎之歸奪其志節婦聞之謂曰將嫁而女弟乎吾生

爲魏氏婦死爲魏氏鬼爾吾弗歸也堅不爲動其兄不能奪較甫七歲晨昏教養至於成立爲娶同邑應氏生男女各二人而較亦蚤世應氏時年二十九上奉孀姑下撫諸子兢業惕勵無毫髮增損於前人男娶女嫁各適其宜人皆以爲善繼志趙氏今年九十三尚康強無恙應氏逮將五十子孫森然孝養不怠人人以爲節義所報較字師學應氏字小其子曰海曰江

童賢母傳

童賢母姓羅氏寧海蓮處士釋卿妻也羅爲縣舊族

賢母少良親愛端厚有識度年十三歸黃氏時處士之
之祖母高年而父母皆老賢母事之孝敬雍順治產
業習女工甚得婦道舅姑喜家政一任之祖母晚病
手足痺不能舉溲惡或時汚牀席賢母躬抱持洗滌
飲食必親是飭以進久而不懈祖姑心德其所爲每
私祝曰吾苦新婦無以報願汝有子有婦咸若汝之
孝敬賢母有知能遇女妹及族人親戚皆有恩祖姑
及舅姑卒相夫奉喪葬於內外細祖指畫經綜皆有
方略條理既而家寖盛生四丈夫子子長各有才智
好學問訓以禮義忠厚尤有母道及處士蚤世諸子

長娶婦生孫一聽賢母之教遂相與合食不分財異爨作先祠置祭器以奉祖考家庭之間出內有法長幼有倫遇人有恩待賓客有禮於是賢母遠邇皆稱焉初元季無政大家以貲結長吏田之租稅俾小民佃者代輸里正因而漁利每畝徵米四升小民以爲病會賢母家爲里正催民租稅命減其半不足寧出己粟以輸鄉閭貧弱賴以不困洪武初寧海及隣縣饑里中富人以麥貸貧乏者每麥斗責穀二斗三升時賢母家有麥數廩召諸子謂曰饑者衆而吾家幸有餘安忍乘時取倍蓰之息若等無效它人宜減息

一千以爲鄉率於是長子遵母意與諸弟行之又白于縣請禁多取息以病民者數百里內貸麥者利其息少競奔走焉咸歎息以爲童母恩巳母好施予孤弱不能自存者給以錢粟不責其償爲之娶婦使成家業如是者二十餘人人或告饑推食以予之遇人有急度其事可解屬諸子爲解之後或背負絕不與較至不義人戒莫近事於不可者戒弗爲其揣料世事明遠甚雖丈夫有弗逮也家人指逾千婢僕指稱之人人察其饑飽苦樂與其才性所宜無有怨者今年幾八十子婦及諸孫婦男女數十人曾孫七八人

奉養祇順不敢違異若祖姑所親名人士往來者皆致拜而去稱賢母云贊曰天道報施豈不昭哉世俗智識淺蔽所蘄少不讐輒疑無禍福何其謬也吾觀世人家之興廢多繇於婦婦德孝慈惠和者必生賢子暴逆狠悖者必無後福非特天意也氣之所感召各以其類應固有以致之矣考之童母之事祖姑雖古所稱孝婦何以過其愛人恤物有足多者殆非特婦人所難也卒受善報果致才子以昌大其宗孰謂積德而不可恃乎

二賢婦傳

浦江嚴氏婦者鄭氏女鼎也鄭氏之先以行義著聞州郡累數世不異居至宋青田尉德璋生鼎而愛之擇所居得嚴某歸其家鄉鄰以爲鄭氏之女必賢可知也皆瞷覘其所爲見其事舅姑順悅而有禮處庭闈無譁言疾步乃私語曰吾知其異常人也今乃果然歸未久嚴氏貲稍衰饘粥或不給禮舅姑不以窶薄其父母富憐鼎獨貧將召而勞之鼎雅自修飾無異乎時未嘗以貧故告其父母父母欲畀之財則辭曰吾鄭氏固有成法何以女貧故多畀之財乎終不受其父卒母遺之經帛曰斯若翁喪帛也今不成服

矣以遺汝泣曰古有父死而不忍覩其書以手澤存也喪帛之存其比之書也大矣烏忍而受之母慚其言不敢復出口時其歸卷而納諸衾笥既歸知母之藏也奉而韜于篋踰年而省母則出諸篋還之其不妄取如此嚴氏族皆賢之母女之甥爲諸暨金生有賢行既而妻于鼎之曾孫源其事舅姑如其外王母之在嚴氏姑嘗感末疾不能興起晨昏侍牀下煮糜煉藥蹐坐其側扶其首而飲食之或不進則憂戚與人言姑之疾輒嗚咽悲嘆及至姑所強爲喜悅之色以溫之姑疾甚久而卒孝養不怠姑垂死以手指天

曰吾苦吾婦無以謝願得孝婦事之足矣喪其姑極悲哀無已聞者爲之泣下夫中歲慕黃老家言入山獨居間一至其家郎去奉之愈恭如大賓家嘗遇盜賊夫處山中金觸其貲避匿他所及賊至逼甚知不可保委貲而去獨袖其先世墓文一卷及歸貲盡獨出墓文歸其夫其夫驚喜曰貲失千萬不足惜此文乃吾日夜屬心者若能存之眞吾婦也後生子材發

宋　公女爲婦果孝類之卒如其志云方子曰教之於人也要矣吾聞鄭氏之先祖曰綺者初家貧其鄉人遺之金數斤郤去不取嚴氏婦綺之來孫也其

不妄取固亦宜也若金氏少嘗受教於嚴氏婦矣觀其兢兢然奉舅姑久而無怨是雖孝子所難終有孝婦如其姑之所願豈可謂無天道哉

寧海儒學教諭葉守暢
訓導　王一友
　　　丁良譽　較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二十一終

